竹谷集

坤

地

竹谷集

潭陽田愚題籤

竹谷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三

易

卷之四

雜著

問事大文隣云云

序

代送圭菴宋相公麟壽赴皇京序

箴

有備無患箴　　鑽核箴

祭文

祭尹慶山威彦文　　祭吳舍人子强健德溪文

祭奇高峯大升文二　　祭李監司仲虎履素齋文

祭文　　祭曺南冥植文

祭梁松川應鼎文　　無等山祈雨祭文三

上梁文

靈光鄉校上梁文

遺墨

竹谷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寄子現等

何樣西笑僑寓甚處且於何日自南發行又於何日發還還時定來于此想於初三發行而廿二發還或可留洛待榜榜中掛名未可必也旋以葬聘母事應速其還此處時無事但以雜賑飢民爲憂悶爾留貢當爲汝等同行同鄉之人優送而官輸如砦奈何魚物亦艱得資送此處官糴之捧本皆不敷而昨年則米則纔三分之一雜穀則二分之一又有重記及會計欠耗之物以此所用之物皆入於會計數內來此可知此處之艱窘矣粮餐等物似皆不足而官儲空乏故如是須計日切用爲可書

冊不可狹入于場中姜海之弟沇必熟四書同入爲可寓于襄陽京邸似可而不若靈光之邸但慮其員多擾亂也講小學家禮時遂處下馬以皮鞋步入動容周旋毋有倨慢之色爲可場中改題勿與同事解題時可聽也若見趙仁言此處匱竭賑飢受問之意可也餘忙不一一

又

見官人艮忠武所齎書慰慰此處時無事但洛妾之病似瘧者似歇於前而腹胎尚爾可慮辛酉之立案則雖海澤不可用况陳田乎海澤則十年改立案陳田則過三年許人告耕矣此處耗穀則前月已盡可悶璔若成婚則棉花難辦自其處打璔畓所出貿綿花送之

與人書

欽壘星光芒動搖北斗七星中柄端星芒角動搖夫壘星者主北虜丁零凶奴柄端星者主兵革我國分野誠不可不慮也此言是乎本監如或不能詳知則問于能知天之人以 啓下問于觀象監

又

此三號批答最切儒生之病趙職之復亦有可望士林方聳動耳 天使則月初二三間發自北京計可開月晦前入來云且京畿旱徵大作昨者之雨未及一犁輿悶及 上憂猶存耳尊將君及隣哉丈前徃來修耳

雜著

學戒 甲子

按先儒之言曰學者當以己心爲嚴師某初年得見斯語未嘗不服膺而自警焉因以己意解之曰夫所謂己者卽吾之身而對人之稱也所謂心者乃身之主而宰事之本也是則己與心本非兩物而表裏相函不可須臾離去故合而言之曰己心欲學者當在腔子裏也然則是心也果何從而出也夫天道流行以生物爲心而惟人之生同得此心參爲三才則天人同此心也聖愚亦同此心也何以明之蓋自其發見而原之則天之生長收藏卽人之愛恭宜別也天之元亨利貞卽人之仁義禮智也天之陰陽卽人之健順也其所以統會之者乃太極也卽心之理也此天之所以賦予而人之所以稟受者故雖堯舜塗人

初無少異固不容加損於其間而萬古如一未嘗自虧其非若
物而能然乎大哉心也以言其體則至虛至靈儼然不動與天
地同其量而無所不包與日月同其明而無所不照故大而三
綱五常之道細而一事一物之理無不備具於方寸之間而渾
然無朕鑑空衡平神妙不測以一而貫萬此則大學之所謂明
德中庸之所謂天命是也以其純善無雜故强名之曰性也以
言其用則隨事之來感而遂通應日用之常而無所不管合時
措之宜而無所不當故在身則為視聽言動之運接物則為喜
怒哀樂之節莫不各循其當然之則而粲然有序火然泉達周
流不滞以萬而本一此則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達道
是也以其發無不善故亦名之曰情也然則性也情也亦非判

爲二也特以此心之動靜耳嗟夫微妙而難見者心也危殆而易失者亦心也其本正則爲事理不正則爲事慾其所以出入存亡之幾皆在我而已則其存養省察之功可忽於斯須耶是故古之聖賢莫不以心爲相傳之法其於授受之際丁寧告戒至爲詳切其曰精一云者所以察其間而守其本也其曰克復云者所以制於外而安其内也一或不謹於隱微之中則善惡之幾萌於動初舜跖之分關於念頭遂使一毫之差終爲千里之謬矣鶩於鴻鵠之射相戕於斧斤之伐茅塞乎丹田塵穢乎虛室如鏡之昏如水之波血肉之軀無所管攝顚顚倒倒鶻鶻突突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矣又惡知夫爲人之道而盡吾之性哉雖然昏而可明者心之本體也迷而可悟者心之知覺也

軀

反而求之則卽在是矣亦豈無復初之理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然則求心之要舍誠敬何以哉蓋誠則眞實而無自欺之發敬則主一而無他歧之惑故聖賢之要亦必以是爲主一則曰允恭一則曰兢業一則曰祇懼一則曰忠信其所以成始成終者此也徹上徹下者亦此也大學之恂慄中庸之戒懼豈外是哉今之學者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先須涵養德性斂束血氣純一於虛明之域齊莊於幽獨之地邪念乍萌則閑之必嚴非意或干則防之必謹奉身以淡泊爲味立志以遠大爲的鞭辟而近裏反復而入身則蒙養以正而可做作聖之階梯習與智長而可爲入德之基本矣夫如是則其心常存而不失其學日進而不已讀書必窮其理窮理必求諸己自

其事親從兄之間以至仁民愛物之際無不有以識其理之當然而行其所學之實則有肯綮關竅之益無買櫝還珠之失而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成己成物皆吾度内之能事而此心之全體大用至此而無不盡矣若其文章之發越事業之成就則乃其中餘事耳又何必別作工程搜奇獵怪然後謂之好學也以此觀之學之本非在他也由乎己也師之道非在人也在乎心也在心之師義理具備而有餘在人之師見聞或寡而不足若不神從意會於自得之地而徒信人口語而已則是隔靴而爬癢雖多亦奚以爲也然則爲學者其可舍心而他求乎雖然先儒之言非以心爲重之論也蓋均善無惡者性所同也覺有先後者氣或異也故古之學者皆入學而所以教之之術則

不過乎盡人性而明人倫此師道之所由立也若徒執其以心爲師之言而不復就有道而正焉卽孤陋之習徑約之病終流於二陸之頓悟矣若老師之句讀詞人之華藻拘士之曲禮則淅末而已外而已豈眞所謂學問也某之妄意當以經義爲學之體用以知行爲學之始終以誠敬爲學之要法則內外交養本末兼擧而其於爲學之方庶乎其不差矣大抵時有古今而心無古今故其心孝悌以堯舜也吾心忠恕卽夫子也去聖雖遠而其心則見於書師道所存孰大於此乎居今之世如未承函丈之明訓則莫若潛心一室尚友千古對聖賢黃卷中亦多聞闕疑之一事也昔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斯言也其亦出於不由師傳黙契道體之意也歟某生長僻巷蠹食塵

編未聞師友之淵源常患獨學之陋者蓋亦有年今草土之中方致哀不暇況敢爲人師乎有斐然數子頗知來學之義而顧留於廬側故不能無辭姑述先儒之言以示反求之意此迷道之一指南也諸生其相與自勉之哉

論人之性與上智下愚不移

有氣質之性有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則有上下之別本然之性則無善惡之分何者人之初生同受理氣而得氣之清者爲聖得氣之濁者爲愚上智之資則雖不勉不思而自然從容中道下愚之人則雖百倍其功而終不免其昏愚此皆得於稟賦之初而非習之所能變也至於本然之性則純善無惡而無有不善不以聖人而有餘不以愚人而不足苟能以善自治而勉勉

不怠去其不如堯舜者而就其如堯舜者則自能學至於高明
德造乎罔覺而不失本然之性也

大學言敬中庸言誠誠與敬同歟異歟

敬者主一無適之謂也誠者眞實無妄之謂也此是天理之當然然則敬是誠也誠是敬也豈可以敍學之有序而謂誠敬之不同哉

大學言明德中庸言天命何歟

明德者乃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天命者乃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然則雖有在天在人之不同而初未嘗不原於一理也

聖賢之辨

有生知之質有學知之資生而知之者謂之聖人學而知之者謂之賢人何者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者乃性之之資也而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大而化之而動合天道者聖人之所以爲聖而周子之所謂希天者也若夫博學詳說而擇善固執者乃作聖之方也學而聚之問而辨之潛心於鑽仰做功於篤實眞積力久而勉思幾及者賢人之所以爲賢而周子之所謂希聖者也通明神妙而自能中道者聖也愼思明辨而敦於爲善者賢也

漢人問答

尊公姓名若所住地方可得聞歟々俺則此處幕下微官姓名不足道々適聞大名仰慕殊劇胡乃過謙易所謂謙過反甚歟

々子乃三槐後裔言其名也生於東浙之寧波府慈谿縣儒官不足道耳請公尊號希不吝何如々嘗慕宋朝文正公碩德重望今公乃其後裔冞增景仰俺則朧西之人也表德是壽卿々壽請公號々曾聞中華以字為表德俺以字行故書以字代名則長榮也

養眞堂小題

壬寅春曾搆斗舍于山中以為藏修之地是年之夏許命仲伯仲來叢謂余曰君子之居不可無名盍名以揭之余曰古人之名堂舍各有所好故有名以醉白者有名以浩然者有名以從容者我則異於是天之賦命者一眞我之所守者一眞此眞一毀將流於虛無誕妄之域故少而學之者此眞壯而行之者此

眞朝而餞焉者此眞暮而餐焉者此眞故欲名之養眞堂村君曰諾因命余一律以示余爲主人亦不可無辭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論 丙戌重試魁

臣論曰古昔聖賢之君其行事有出於尋常規範之外者固有衆人之所未可易議焉堯以天子之位授舜舜以天子之位授禹當時無異議後世稱其美者豈不以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故人不得以議之歟下聖人一等如成王以天子之禮樂賜魯之伯禽則當時無異議後世以爲非操數寸之管美三尺之喙者莫不因其非而非之其所以非之者豈不以吾天子有周公其衰之歎程叔子有賜受皆非之論乎若只循先聖先師之言不夷考成王當時之心逆蔽其崇德報功之美意則是

豈君子觀過知仁之道而不幾於誣成王爲亂賊之階矣乎嘗觀成王封微子于宋也拳拳以率由舊章愼乃服命爲言則其於生疑生偪之慮固已見之灼而知之審矣何獨於魯侯而莫之慮乎當是時也成王既長非是昔日桐葉戲封之幼冲矣上天下澤之履在凡人猶所當謹况以成王之賢而其不知名分之乖戾乎嗟夫孰不爲臣其有如周公之爲臣者乎周公之爲聖也豈特多材多藝而已乎誅紂伐奄成蒼姬八百之業思兼三王盡制度損益之宜負扆而視朝政施教而撻伯禽遜頑膚於流言之日皇四國於鈇斯之際圭璧之告昭格乎鬼神風雷之變感動乎天地於斯時也若無元聖則成周之室豈不爲小腆之反鄙而必作風雨漂搖之鳥巢矣其勳勞之大天與之高

地與之厚實非千萬世為人臣之比則成王之思所以酬之者宜無所不用其極矣彤弓玈矢勳之細也玄黼乘黃勞之微也叅表既其所有矣亦焉又其所履矣其將何物以報其功之萬一乎於是乎慕周公之念有甚於羹墻而思其所欲加之者其不在於用天子之禮樂乎以之用于其廟庶幾其陟降肹蠁者矣雖曰不可時則有若召公有若畢公有若太顛閎夭之徒之賢而曾未聞有一言齟齬於其間也既有人臣所不能有之功抑則當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所謂君不得而臣焉者此成王之心也周公之營洛邑也其曰明禋以秬鬯者亦以宗廟之禮享周公也成王崇德報功之意至於如此則其有得於周公訓迪教導者蓋可見矣樊纓小物也而襄王猶有所惜焉則曾謂

成王之賢而為非禮之禮乎意有大德者必得其位而周公不有天下則先儒亦有所疑焉以今觀之周公之坐明堂朝諸侯或者天意之有在而武王之意亦豈不以為冲子雖同未在位周公存焉則可以行天子之事以保乂邦家乎以此而論之則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豈可妄議而深非之哉其視後世之君薄德少恩不能保全功臣包藏禍心僭加九錫謀人之國奪人之位者皆以成王伯禽藉口豈非成王伯禽之罪人乎成王之賜非賜伯禽也賜周公也伯禽之受非自受之也為周公受也魯侯之子孫不知其義仍僭用乎世室遂及群公之廟濫觴之弊至於八佾於季氏雍徹於三家此夫子之所以發周公其衰之歎而程叔子則欲使為人臣者皆若周公盡為人臣之職分前

聖後賢垂訓立教之意吁亦至矣謹論

溫公疑孟子論

論曰稱天下之輕重者衡也而衡必極其平然後能稱天下之輕重照天下之姸媸者鑑也而鑑必極其明然後能照天下之姸媸君子之於是非取舍人也亦猶是也擇之不審不可以定其是非也知之不明不可以決其取舍也見其粗而不見其精知其表而不知其裏不能盡格物致知之功於平日則豈能決然無所疑於古昔聖賢行事之跡乎愚嘗於溫公疑孟子之事未嘗不俯讀仰思反復尋繹愚之疑溫公滋甚於溫公之疑孟子也嗟吁樑木既摧矣大夫之簀既易矣聖孫之微言又將輟其微響矣當是時也不有吾孟子以斯道爲己任韡啓逮於衆

曠揭日月於群盲則天下後世將何所取以爲吾道之據乎人皆以楊墨爲可入而惟孟子禽之獸之人皆以儀衍爲丈夫而惟孟子妾焉婦焉明王道則指管晏之爲可羞正人倫則斥仲子之爲無對至於性善養氣之論無非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開後學於無窮惜乎徒寓之言語文字之間而不得一有所爲於當時其正辭雄辯之載於七篇之中者埋沒於漢唐黃老詞章之間其推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而稱其醇乎醇者只韓愈一人而止耳嘗嘗數千載間不復知有孟軻氏而七篇之書遂與諸子爲伯仲而若是其班矣星聚宋天道運方亨於斯時也深衣大帶之賢挺生伊洛之中生平事業無不以古昔聖賢自律其學術趨向之正有如此者宜於孟子之書欽慕誦說讀之

怠倦而反有所疑於亞聖之行事疑之不已至於不之讀也是誠何心哉噫嘻不識道恣意詆訾如觀如常誠不足道曾謂司馬公迺吾道中人物而亦有是疑耶使溫公而不知道則可溫公而少知道體則豈不使後人大有可疑也哉其疑之之豈不以入七篇之始見其勸齊梁行王道已非夫子尊周之意遂蓄一大疑於胸中不能反求諸道以祛其疑方且執其疑而不已而七篇之旨無非所可疑者嗚呼溫公此疑正坐擇之不審知之不明也溫公之為人天姿純美正直方嚴自有暗合於道者而平日學問之功卻於格物致知上欠工夫至有以大學格物之格為扞格之格則宜其不能盡事物之理審其所擇矣是以其於作史也進莊襄之秦於赧王未亡之周屬僭竊之魏於昭

列未崩之漢其取舍之不能謹嚴固有所自矣夫子之尊周室孟子之勸齊梁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而天命之改與未改實係人心之向背唯明於天下之道者可以知孔孟之心其揆一也先儒有言曰盡己之道者可以盡人之心盡人之心則可以盡天之心然則欲知孔孟之心者可不先盡己之心乎雖然溫公之疑有似乎伯夷之守經孟子之勸齊梁有似乎太公之達權溫公之疑之也其諸異乎人之疑之也歟謹論

帝謂文王論

天果有主宰乎曰古之聖人固有以帝稱之者矣所謂主宰者果有言乎詩人又有以帝謂文王言之者矣曰天何言哉蒼然而已邈然而已無聲無臭覆幬乎上而已天豈有三尺喙者而

諄諄然與文王言乎曰通三極只一理耳可見者形也而形形者不可見可聞者聲也而聲聲者不可聞所謂不可見不可聞者理也見其所可見聞其所可聞者衆人也見其所不可見聞其所不可聞者聖人也形而上者天也而所以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人也而所以形而下者理也衆人同賦是理而不能盡其理故與天爲二而不見其所不可見不聞其所不可聞聖人能盡是理故與天爲一而見其所不可見聞其所不可聞何者天有五行之理而總言之則陰陽而已陽以施於春而發生萬物陰以施於秋而肅殺萬物具五常之德而總言之則仁義而已仁主乎愛而以之命天下之德義主乎威而以之討天下之罪詩人之所謂帝謂文王誕先登于岸者豈不曰天以發生

之理示文王使之顧諟天之明命以先天下之人使天下皆有以明其明德乎其所謂以遏徂旅以伐崇墉者豈不曰天以肅殺之理示文王使之嚴其討叛伐罪之典以威不共以行與事示之者不其然乎仲虺之誥成湯以殖有禮覆昏暴爲欽崇天道者亦猶詩人之意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純亦不已天與文王初無間然而造次顛沛無非對越上帝之地則文王之見其所不可見聞其所不可聞也審矣如是而曰帝謂文王者不亦宜乎此詩人喫緊爲文王處而善形容天與文王爲一致下一謂字於天與文王之間若家人父子之相告語者則文王所見聞者詩人亦已見聞之矣朱夫子所謂其作者往往有聖人徒之語豈欺我哉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人之所受

之理卽天所賦之理一理均受無聖狂之異而當文王之時紂又爲天之元子司命德討罪之權則帝之所以不謂商紂而獨謂文王者何歟曰書不云乎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惟天不畀不明厥德紂雖同賦是理賊仁賊義自絶于天則帝其可以眷佑商紂而不肯啓迪于明德愼罰不聞亦式之文王乎嗚呼堯有廣運之德帝乃命之而爲天下君舜有升聞之德帝乃命之而以天下與舜夏桀矯誣布虐則帝旣使湯奉辭而伐之矣今紂之不敬上天浮於夏桀則帝其可不以天子之權授西土有道之君乎脫羑里之囚者非紂釋之也乃帝釋之也有天下三分之二者非民歸之也乃帝與之也一傳至武王而肅將天威者是亦武王以上帝之心爲心而以文王之間爲間矣雖然

天與文王不可以差殊觀也天即在上之文王文王即在下之天文王之事即上天之載而詩人之必以帝之誥語文王為言者豈無微意歟愚竊以為武王伐商之後周公滌殷之頑民雜姝邦獨夫之兇焰而追思六七聖君之德將有屢作不靖誕敢紀叙之漸故於制禮作樂追崇先祖之際乃以文王伐崇伐密之事歸之上帝之所命其意若曰崇密之伐文王非自封殖也乃天命之所當然也伐商之舉武王非富天下也亦天命之所當然也繼此而又有圖天之命者則亦將以天之所命伐之也欲商人因彼而知此潛消其反側不軌之情其所以轉移感動之機微矣稽諸周書多士多方等篇其所以告諭殷民者曰天命有夏曰天命有商丁寧反覆不出天命之外意者是詩之

作其先於數篇之書乎其曰帝懷明德云者抑以寓夫天命靡常惟德是輔之意而使周家後王憲天法祖不見不聞之間常若有上帝之臨汝也辭嚴意密出於性情之正而隱然有憂勤王家之意先儒云雅頌多周公所定者詎不信歟愚也嘗三復是詩未嘗不慨然嘆息思古之夫人而不忘也謹論

老醫不孟浪殺人論

臣論曰立一代之治體者必有經常不易之法救一時之弊政者必有權宜變通之論守其經常者有所持循而民安其舊故雖不能無弊而其害也小行其權宜者鑿用私智變隨以滋故非徒不能祛其弊而其害也大此深慮遠識者之所以作事謀始而有長治久安之勢也新進喜事者之所以徒事紛更而終

至於債事也善乎劉元城之論李文靖也稱其不輕改祖宗法度而曰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斯豈非所謂能近取譬而言之有倫有脊者乎夫醫之用藥所以救病而非所以殺人也然人之病非一端藥之用非一種遍七十毒而後可以辨草木之性三折其臂而後可以盡方術之驗神農之本草黃帝之圖經扁鵲俞跗和緩倉公之訣雖其神異出衆非尋常願生驅疾者之所可測而何莫非閱歷之久試用之審乃能對病輒效延續其命哉夫以孔子之聖猶有所未達而不敢嘗人之所饋則藥豈可以輕試乎病之在腠理者尚所難知況其在血脈者乎在血脈者尚所難知況其在腸胃骨髓者乎以如絲之命付諸庸暗膚淺之手此所謂與操

易

予殺人於衽席之上者無異而古人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也農爲而不老則必失其耕耨之時圃爲而不老則必失其蒔種之節矧乎制人長短之命在其一下手之間者乎傷於虎然後知虎之可畏熟於途然後行途而不迷以不經歷之醫治人之病其不至於殺人者幾希矣醫人之與醫國其理豈相遠哉有國家者之立法定制也經綸乎草昧備嘗乎艱苦經變也多慮患也深亦嘗謀謨乎耆耉老成咨詢乎多聞博識以長慮卻顧之心爲無窮可繼之道定不易之制作貽厥之謀則一代全盛之典章可以經遠淺謀率意妄行而有所改易耶古昔盛王所以貴乎率由舊章監于成憲而無侮老成圖任舊人者也醫之誤藥其害止於一人之身法之輕改其害及於天下後世豈

不可愼也哉人或有言法之久矣弊必生焉弊生而不救譬如琴瑟之不調必易絃而更張之然後乃可皷也文靖之事無乃失於固滯而无墟之論得無與譽抱柱之信者類歟曰不然伯牙之琴瓠巴之瑟其絃必調其曲必諧無伯牙瓠巴之手而欲其峩洋之入指六馬之仰秣豈不戛戛乎如是而誘之絃之不調而更張可乎按其譜而度其曲因其絃而求其音則庶幾乎宮商相宣律呂相協而不患其不調矣遵先王之美意而行先王之良法則豈有所弊而不可行者乎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而未聞成湯損益之後殷之七王復有所損益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而未聞文武損益之後周之成康復有所損益也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爲相遵而勿失所以起安靖寧謐

之歌也賈誼欲變制度而先儒以爲疎迂魏相奉行故事而當時以爲知體豈不信哉唐之衛府之法善矣其後廢而爲彍騎變而爲長征則武略不競藩鎭構逆而仙李之衰亾遂不可救矣眞宗之世天下無事號爲小康者實是文靖爲相得體之力也及公之逝風雨逆賊之奏不達於冕旒而東封西祀之事作矣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能不興歎於文靖先見之明公之得大臣之體於此亦可見矣降及後世看詳之所條例之司紛紜更變新法之害下及雞豚使天下之民得然袞其樂生之心遂使腥羶滿於伊洛龍袞變爲青衣輕改舊章之禍一至此哉涑水之參朮鍾山之砒礵於是乎判矣文靖之得聖人之稱不亦宜乎然後知祖宗之法不可輕撓而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此古之人非利於舊十倍則不敢有所更革而伊尹之必以率乃祖考之攸行陳戒於君也歟臣謹論

薛廣德欲以血污車輪論

論曰漢元帝上酎宗廟出便門將乘船薛廣德欲自刎以其血污車輪古今操觚弄墨之士濬辭源鋭談鋒議論橫生是非競發以愚觀之是之者未得其所以是之之意非之者未得其所以非之之端俱非所以尚論古人之道也是之者曰臣之事君一於直而已君有失可諫則吾之言雖失而君之失不可不諫也諫吾職也吾當直吾之諫置吾君於無失之地而已吾言之失於不遜何足恤也廣德之諫不其然耶嗚呼是殊不知諫其君者以吾之得諫君之失也未聞身先有失而諍君之失也帝

之衰安危危其失固可諫矣不能從容納約使其君曉然判安
危於胸中而遽欲以頸血汚車輪藺相如用此言以拌敵國之
君猶未免先儒不遜之誅况親於吾君敢以此評之乎當廣德
之發此言也帝之心艴然帝之色勃如向使張猛不在先驅而
進主聖臣直之言則廣德必未免與蕭望之等同作獄中之鬼
矣帝之所以黽勉從橋者特悦張猛之言而自取聖主之名耳
非廣德直言之力也何以明其然耶廣德未發言之前寵遇未
替廣德既發言之後譴責隨至彼言者之以延年災害歸咎大
臣者其言雖未必皆實而君臣固當分受其責帝方恐懼修省
之不暇而遽以災害歸於大臣及其上章自劾乞骸則即以安
車駟馬罷免就第其平日不悦之意不啻芒刺在背矣當日齎

易

慾之根未嘗不存於帝之一念厥後周堪張猛等一發諍言相繼罷黜移前之慾於後日之可從易前之不從於後日之可從是則脩德一言之聽適所以啓帝非諫之心也然則果何從而見廣德之是處乎曰廣德之心則是其心豈不以爲爲人臣者既以委質於君吾之身即君之身吾之身可危而君之身不可危吾之頸可刎而帝之意不可從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其身斯固出於惻怛忠厚之意而自不知言之失於不遜也是則廣德而已此愚之所以拈出廣德之真是於屢是之中也非之者曰臣之事君一於禮而已進諫之際一有出於非禮則吾言雖切君心未孚無輔於君之失而秖以增己之失其弊終至於脩易之歸雖或勉强聽從而昧君臣之分毁天下之防罪固大焉焉

足尚哉廣德之諫不其然乎嗚呼爲是言者其知廣德諫乘舩一事之爲非禮而不知廣德終身事君之不以禮也大抵事君以禮者莫大於格君心之非君心一正而萬事莫不出於正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蓋以此也責難於君謂之恭而廣德之爲御史大夫固非一日曾無一言及於引君當道而野諍者特從橋便一事而止耳其爲不恭孰大於是陳善閑邪謂之敬而蕭太傅無罪下獄則不能以血汚殿檻弘恭石顯并執朝綱則不能以血汚青蒲其爲不敬孰大於是不恭不敬其以非禮事君者有素遂使寬厚恭儉之資變爲優游不斷之歸受制閹寺百度廢弛令赤帝子宗社危而不安畢竟輸神器於篡賊之手是誰執其咎乎一加譴責奄堅免退之志悦黃金之賜而至于此

國之念保身之計得矣其奈無人于帝之側何哉此愚之所以發衆非於一非之中也然則從禱之事爲其臣者其可含喙束喙無一言以匡之乎曰其從禱也爲酎祭也酎祭之儀雖祖宗之所創非先王禴祀烝嘗之正未免瀆於祭祀之失也繇自孝武以來公卿百僚皆令獻金以助祭望金不良而見罷者百有六人丞相至自引分自元鼎迄于元光弊尚不除人心之睽國脈之病亦未始不由於是祭是可以出廣德之血矣況人君之動當出自端門萬民咸觀而今焉出自便門廣德之諫所亦晚矣然則廣德之諫得無與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類歟善哉廣德辭吾將問之謹論

呂端請王繼恩鎖書閣論

論曰人可殺歟曰可君子好生焉用殺曰殺之而有可以止殺
者則殺之乃所以生之也人可給歟曰可君子尚直焉用給曰
給之而有可以去給者則給之乃所以直之也賢人君子立乎
人之本朝以一身而繫天下國家之安危所以守吾己者直道
也所以接乎人者亦直道也發諸心而措諸事者何往而非直
道也事或有時而直不得者當國家危疑之際事變猝急之時
宗社安危在於一呼吸之間於斯時給一押邪小人則天下安
不給則天下危君子亦將膠於直而不之給耶不當直而直則
直亦不直也當給而給則給亦直也古之君子有給之者呂端
之於王繼恩是已端之爲人愚知之矣平生所學常以古之君
子自律其正色立朝發於言辭施於行事無非直道中來不幸

太宗之宮車忽焉晏駕太子之英明臨于群小而何尤病好鬼大位久矣彼繼恩者何如人也前日太祖猶革遺宋后之命徑召秦王於秦王則信無負矣獨無絀於宋后乎他日德芳德昭光美之不得其死未必非此人贊成之也遂藉擁立之權出入禁闥宣政其職則其不覆人之宗社誤人之國家幾希矣尚賴太宗有太平天子之姿有歷定小人之威故不得肆其奸以至于今日又以太后之命召呂端議立策當是時也太子在禪宮之侍吏欲有何議耶太宗不豫之時從太子侍疾者端也繼恩之承而召也豈不欲有命而不召也其意以為當朝大臣之素繫人望者固無出於端之右者易樹之策不可不挾端以議而端也果從太后之意則自端以下至于百僚夫誰曰不可乎如

不從太后之意請太后去呂端呂端孤雛腐鼠耳吾於端何畏然後廢太子復楚王猶反手耳當此昔非端應機制權給繼恩鎖書閣則繼恩必將紿呂端載行市矣一呂端受紿而屬稽天下府並受其紿矣儲貳英明天下顒望孰不曰吾君之子而遂簡易立於婦人閹寺之手若唐之季世之爲則天下後世其將謂宋之朝有人乎或者有云端之與繼恩並立于朝有歲日矣曾無出一直言讜論以斥繼恩之邪不能防擀原於炎炎之初今乃押虎兕於倉卒之間爲天下譸張誕者立赤幟吾恐君子之擇事必不如是也曰是不然繼恩以憸小之姿席擁立之成勢依城社根據黨與弄權久矣用物弘矣其勢固已牢於甲[illegible]黏之與鄧通徒手而搏虎必爲虎噬無刃而斷蛇必爲蛇螫矣

德

豈爲足哉嗚呼燭影一搖戳地有聲是時臣子所不忍言而不得不起後世之疑啓之者繼恩也太宗棄群臣之後書聞未上鑰之俞來之天下又將岌岌於繼恩之手爲呂端者其可泥於君子直躬之說而莫之紿坐使太宗宗社國家反受其紿乎與其不紿而紿宗社國家之紿曷若紿一繼恩而安宗社國家之紿乎若端之紿可謂狐裘而袖不羔直尋而尺不枉者乎尾生孝己之行君子不以爲法宋襄陳餘之仁君子反以爲笑豈非徒知自直其直而不知吾黨之直乎吾夫子有言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若呂端者可謂能權者已謹論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義

既能法乾元之法則斯能爲下民之主夫體元之德者乃君長

之本也。昔作易聖人乃曰君子自强不息體衆善之長則首出庶物而爲萬民之主吁不體於仁而能爲君長者未之有也云云元爲衆善之首人爲万物之靈以万物之靈體衆善之首則德高天下而君長乎民矣苟或不法乾元之道而不全一心之德則德不天德而君道失矣尚何有爲君爲主之理乎必也體乾元生物之道而爲一己不仁之心然後有天德之尊而爲下民之主矣而况乾之君子以剛明之資法一元之德則安能不居天位而爲万民之君乎此聖人所以推乾之理施諸人事而以體仁之道爲君長之要其意深矣且夫在天而爲元在人而爲仁人之仁即天之元也是以在己之仁比天之元體生物之心爲吾心之德效不息之乾爲吾身之行存吾心於此仁體此

仁於吾心天之德至仁也而吾與之合其仁矣天之行至健也而吾與之體其健矣寬以居之而德益乎庶類仁以行之而恩洽於万民則其所以體元之德為如何哉由是體元之德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卓冠庶類而備天德之尊也類拔萃而有尊爵之天可以居天位而為万夫之長足以作百神之主享九州之奉普天之下莫非為我之民率土之濱莫非為吾之臣冒之如天而万姓為之尊戴怙之如父而四海為之瞻仰則其所以為民主者亦如何哉嗚呼非君子合乾之德安能為人之長乎抑又論之傳曰仁以行之君德也信哉斯言也仁為四德之長而為一心之主苟能體而行之則德為尊德而惟與神天矣是故成湯克寬克仁而作元后文王發政施仁而為西伯然則孰謂

君長之道不本於體仁之道乎傳曰何以守位曰仁吾於是益信矣謹義

擬宋劉逵請碎元祐黨碑表

三雅尚視聽明既孚謨告之命人云亡邦國殄瘁宜仰誣圖之見好倚辟碎之衆膚瀆佑賢之德欽惟皇帝陛下無偏無黨克明克允炳乎奸燭乎邪爲不仁者遠矣忠必顯良必遂彼好德用賢之在庶官罔非吉人無一物不得其所顧惟元祐群哲有光先帝春宮陳於王前盡稽君善俗之道徵諸心上皆修己治人之方嘉言善行之焉可誣功成社稷忠謀讜論之難悉舉擇及蒸黎嫉惡如探湯是以愠于群小見善若不及茲乃利用黨從惟妨賢病國之徒有含沙伺影之毒將十世而可宥反一

網而打空彼門下自相標題雖曰大同寅之美而本心無有邪曲豈可被奸黨之名哀此無罪無辜胡為宜岸宜獄置閒散既云已甚數僭尤又何至斯謂當治金而勒厥愆終乃伐石而列其罪忠魂義魄永埋冤於窮泉直士正流空抱枉於遐裔祖宗昭昭在上其曰予有後不棄基朝野耿耿有憂民云罔無賢誰與理蒼蒼上帝肆示變而警予憓憓明皇仁乃動之而垂象斯天心仁愛人主宜今日慭遺老成如欲以實應天盍亦碎碑答譴洗清流罪黨錮當昏世無足怪為誣元良陷群賢在聖朝豈不痛也伏望仰觀出災眚之天意俯察不忍列之民情洞照倏倏之南冀遷雜黯黮之頑石則神人胥悅變異自消天地久鬱而復伸國家之元氣不餒日月既晦而再照宇宙之棟樑可扶臣

謹當謇謇匪躬斷斷無技拾彼又列庶位期無愧商臣之辭望
讒邪投四荒庶賛揚虞帝之興

擬宋張載請以禮敎人表

積德百年而興既當有爲之日自我五禮而敎敢陳美俗之規
俯竭一得之愚仰塵四聰之聽竊惟爲國之道固當以禮爲先
循天理而節文實惟性分固有制人事而儀則乃是日用當行
大猷之世莫不由先王之道斯爲美虞有風動之化由庸秩以
導民周致刑措之隆因制禮以敎本宜法於古斅敎于今欽惟
禮以存心正以率下聲爲律身爲度既曰式禮莫愆臨以君敎
以師無非導人爲善顧斯民鮮克由禮肆至治所以難回創國
家更廢舊章而儀禮廢棄當世民失立身之本天理絶滅所今

古文克己之功人欲横流莫過節文度數之無其法恭敬辭遜之人何觀無善俗職斯之由乏良材亦此爲繫如使治之從欲今若禮以教人會肌膚束筋骸必得于此薰德性養氣質無踰於斯豈但棄惡與辜將見有恥且格伏望謹民所履作人無方知百王之相因戒唐宗有志不能新一代之令典懲漢帝於是未遑則欽臣謹當從事於斯不負所學夙夜匪懈敢布更始之條朝夕惟寅聊賛復古之治

擬唐柳州刺史柳宗元請易播州表

聖人以孝而治既隆敦典之本愚臣昧死而上敢陳由中之情肆當分北之秋庸瀆易地之懇欽惟皇帝陛下寬以御下經用臨臣大明赫赫行天陰騭撤於四裔群賢穆穆布列馨香達於

九霄自念我二人之無良未能有一善之可紀既欠同寅之美
宜㒙兩觀之誅至明同于堯斯察靜庸之罪好生齊乎舜薄示
流竄之典第念播柳之區分稍異風土之善惡彼禹錫有母甚
老視微臣尤為可矜同作逐臣傷叓遠於万里未相為弟奈日
薄於西山伏望轉死為生以此易彼特推老老之化無從欽恤
之衷俯從切切之懷使得生養之所則欽臣謹當生拜賜也死
無憾焉忠信仗生平懸一心於北極蓉桂甘廢棄分九死於瘴
江

擬漢小傳蕭望之請分錄馮奉世功表

服遠在覲文既勤耀德而敷命作事貴謀始宜沮矯制而仍功
肆當懋賞之秋庸陳先事之慮欽惟皇帝陛下明見万里仁覆

四荒道通于九夷八蠻率致稽首而納款功光於三王二帝實由信賞而以廣分土不見僭封列爵寧反惡德大化既敷於南而天威自屆於西方命奉世爲一介之使人聿布聲教俾殊俗國同仁之至澤永附懷柔蠢彼莎車之不恭未知中夏之可慕有同三苗之逆舞干羽而足來何勞諸國之兵矯綸綍而輒擊遇乖廉監之指實犯擅命之辜違誅既固爲幸焉議爵賞豈不愼也安國家利社稷縱云出疆之宜顧啓釁隙動干戈將有喜事之籍口豈直貽笑於當世抑恐遺患於後昔伏望在笥是監省躬斯警寢茅土之天寵式遏亂邪之承家抑僥倖之微勞用杜專對之規利則人知爲臣之義士得奉使之宜賞必當於有勳允合惜禱之美意功未掩乎其過諒異刓印之吝情臣謹當

益殫格非不懈弘化詠櫜弓之雅聿拜不僭之嘉觀感神之誠
載賛格遠之誠

擬唐翰林知制誥白居易賀示君子事迹屛風表

謹膺言行膺德君道罔愆於宸衷監于古示于今聖製昭揭於
寶座目纔反而稽首手未釋而捫以欽惟皇帝陛下坐撫盈成
心游方冊無自暇自逸聽黃裳勤政之言自無怠無荒納裴垍
正心之諫忘倦勞汗透御服勤乙覽忘切宵衣游百王出治之
源閱辟臣行事之迹善可法惡可戒勸懲俱載於遺經治者興
亂者亡得失昭著於往史肆睿鑑洞照既往作新篇明示後來
明良會一堂蔚啓亨嘉之運權奸柰庶績宜閑僥倖之門賢俊
登庸於百僚征伐惟謹於四國克勤克儉聿袪奢泰之風一語

箋

一言盡獎忠直之說根蔿不可同日警蹕動惟亟時納忠諫重
其刑豈徒補治之具崇節義修其政抑亦興化之規但有褒錄
之賢豈見羽毛之美宜懲戒於殷鑑永貽埀於臣隣條目章章
耀屏間心感皇猷之昭晰辭源粲粲照座右耳溢天語之丁寧
邪知奎彩之昭回獲及臣愚之蒙悟竊不聞恐不覩尚亦寡悔
寡尤接于目警于心敢忘顧言顧行伏念臣幸逢佳會仰贊聖
明上下數千載之信書縱未能示諸掌終始十四篇之奧旨竊
庶幾會於中

竹谷先生文集卷之三

竹谷先生文集卷之四

雜著

問外國藩維內壯京師云云

對草茅愚生藜藿是食而僭懷肉食之謀俎豆是習而妄議軍旅之事思欲寫江湖之殷憂慶醫國之具眼者有素今承明問敢激愚衷其敢曰是謀非吾之所能及耶嘗謂京師王者之室不可以不壯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於是乎有宿衛之旅焉藩維京師之蔽不可以不固故據險守要以禦外侮於是乎有屯戍之卒焉此國之大事所以在戒而內外之不可偏廢者也內外之體雖曰不同而唇齒之勢實相依賴故時乎有重於衛內則捍乎外者亦可使之衛乎內也時乎有重於捍外則衛乎內

者亦可使之擇乎外也雖然京師比則心腹也藩維比則手足也心腹有病而斷手足之指可以醫之則尺寸之膚有所不愛也手足有疾而剜心頭之肉可以醫之則非但無益於手足之病終必並與心腹而亡之矣心腹之於手足當為之規畫於內擇醫之良者而治之又當保養其元氣屈伸其關節愛惜其體膚使之不至於復有病焉欲得手足之安當貴心腹之慮欲得心腹之寧當去手足之病如知其養身之道斯可得御兵之宜矣知擇良醫而治之則兵之司命不可不擇也知保養其元氣則廉恥之道不可不尚也知屈伸其關節則訓鍊之術不可不盡也知愛惜其體膚則撫養之方不可不殫也嗟夫國家之事非一而莫大於詰戎當今之弊非一而莫急於軍政何惟我

聖朝肇基草昧之際備嘗軍旅之事英謀遠筭垂範後世三宗繼述立法定制外焉屯戍之卒貔貅成羣而關防有截三陲晏如內焉宿衛之旅熊羆如林而宮禁森嚴王都翼翼其更代之限不見勞逸之偏畫其措置之方俾无鈌漏之患者幾二百載于玆雖唐家衛府之制宋室直殿防秋之法有不足道者矣奈何旣泰而忘憑河之勇未危而昧保邦之戒甲冑無舉轂之究將士有狃安之嬉島夷梗化狼烟乍起而數鎮之兵民已殲於兇鋒之下矣王食所御鷄序晏退軫念邊防之鮮少補以及爪之禁兵此誠倉猝狼狽無以爲計而乃爲此姑息之權宜矣夫豈曰謀之臧而可爲恒式者乎得鎖鑰之壯而杜因利乘便之患息海波之揚而奠安居樂業之民者愚意其策之不在是

也祖載囊橐跋涉千里旣供郡下之役竚待曷日之旋延廻未已又遣黃雲之戍傷從事之獨賢怨司馬之不聰其如同胞寧不惻然為之慮乎然謂之弊而革之則以無多之藩兵難禁豨豵蘇突之虞謂之便而沿之則以疾視之群情必有河上潰之之責莫裨閫閫之用秪有磬本弱幹之識不見折衝之志徒美湯池綠林之兵宜夫執事之有憂乎此而謀及蒭布之士也愚之謬計以為一國之安危在乎兵三軍之萬物繫乎將將得其人則謝玄之偏師終能奏淝水之捷將非其人則林父之盛卒適以致河曲之敗是故古之善為師者不患兵之不多而患將之不得其人將不擇人兵詎以為以其國與敵可不慎歟蓋若乙卯之變非兵之不夥特以將之者非其人耳竊觀頃者授除

師之任者率皆闒茸貪饕之流首始焉徒以弓馬之技發身而
及其老也則昏耗無能爲矣以之而擁旄秉節專制方面而窺
其中所有則頑然一木偶人而已若是者其於分閫之寄何如
哉惟知侵漁之是事以爲一己之利害宮室車馬之資妻妾子
孫之奉締結權貴之具一皆取辦於軍卒之膏血其能如輸入
市租擊牛犒軍者誰歟若是者其如廉恥之道何如哉使之伐
斬龍之木者軍卒也使之載滿船之鹺者軍卒也所役非坐作
之法所荷非擊刺之物其能鼓鬪狹而命中設銀的而肄射者
誰歟若是者其於訓鍊之道何如哉視軍卒之勞逸如越人之
肥瘠情義之不相接體統之不相維小不如意則桁楊滿前鞭
笞狼籍其如吮疽之施恩投醪之推惠者誰歟若是者其如撫

養之方何如哉誠能愼將帥之擇以委其推轂之任崇廉恥之道以戢其貪汚之行盡訓鍊之術使熟其坐作擊刺之法殫撫養之方使知其親上死長之義則尹鐸之戶數可損而保障之力益固無忌之士卒可減而三軍之氣愈壯矣何必以宿衛之旅補屯戍之卒然後可以禦外侮也哉蓄力養勇之地綢繆牖戶之實夫豈外此而他求哉我國家嘗有薦將之典矣而將帥之尚未得人者玆豈非擇之不得其正乎亦嘗有褒廉謹之典矣而貪汚之尚未戢者玆豈非崇之未盡其實歟亦嘗下訓鍊之敎矣而卒無過門之勇者玆豈非訓鍊之徒有其名乎亦嘗下撫養之敎矣而兵有離散之患者玆豈非所令之反其所好乎夫如是則寧不思其實弊以爲救之之策乎愚於執事之問

組敎其迂濶之見而篇將終矣復有感焉民者兵之所自出者也兵者民之所賴以安者也執事之問偏及於兵而不及於民執事以爲今茲之民得其安乎嗚呼吾民之敝久矣環三百大十州同一捐瘠而日夜操斧斤礪鋒鍔斬伐其命脈者何限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矣願之縮實堅乎是先正有言曰固國之策足兵爲上足兵之策安民爲上執事幸以爲鄙言之一助何如

謹對

問兵民云云

對韋布愚生懷千里江湖之憂灑十載傷時之淚身無肉食之責言識俎豆之趣者久矣今者來遊思樂之泮得立皐比之下恭承明問政激愚衷其敢效寒蟬之默默不盡平昔一斑之見

乎竊謂國不能自國必以兵而安國國之大事於是乎在焉兵不能自兵必以民而爲兵邦之大本於是乎係焉是以古之爲人臣者未嘗不以張皇六師陳戒於其君爲人君者亦未嘗不以懷保小民眷眷於其心民苟安焉何憂乎兵額之不足兵苟足矣何患乎外侮之難禦乎自夫民之不安其生也而兵始缾罄而罍恥自夫兵之不堪其苦也而民乃啓亡而逃塞二者之幹反覆相因而不知所以救之則終至於不可爲國國非其國矣其所以救之之方有二焉有萬世之長策有一時之便宜焉民之不安其生兵之不堪其苦皆由於征歛之無藝侵漁之不止則崇廉恥之道使之有所礪焉戢貪汚之徒使之有所懲焉斯則萬世之長策也酌事勢之宜審沿革之爲有所因循而不

寄于兵民之情有所更張而下承乎　先王之慶澤則一時之
從宜也恭惟我國家　聖祖開基於草昧之際神孫接武於盈
成之時覃仁厚澤天覆地育至治馨香大化洋溢然而如傷之
仁克詰之戎未嘗不切於宵旰之中鴻儒之謀碩老之畫未嘗
小輟於巖廊之下其於撫養之方莫無餘策矣控海設險其來
有素大而有營小而有鎮舳艫相望於要害之處貔貅成群於
喬木之下以備鯨鯢之衝突以致三陲之妥帖　先王之爲後
世慮至深且遠矣夫何數十年來桑麻荒蕪於墟落雞犬未達
於四境杼柚倚壁十居九空舳艫雖存而操舟者無其人簿籍
雖具而失亡者過其半矣茲豈非民之散而兵無鵝鸛之勢兵
之縮而民有池魚之殃乎此憂時識治之君子所以長太息又

誠以痛哭者也愚請先言一時之便宜後及万世之長策夫兵
務其精不務其多多而不精古人所譏以寡擊衆敵况減額有
利於寬民虛名無益於國遑乎諸討以爲當如尹鐸之損其戶
數以得保障之力可乎簡閱簿籍其當充之數逋逃許赦之罪
解除族倒懸之苦則政不歸於姑息而吾民庶有息肩之所矣
昔無忌臨敵尚發父去子存兄歸弟還之令以取勝於強國當
今危急之計愚未知其不可也族外陸軍其罷不億若繕完陸
軍則陸軍尚不充額况推其餘於水卒乎齊民逃賦游手而食
若刷出其有父母親族者以塡其闕則不患其不可拘繫而就
伍矣此當今至當之計而僧徒爲手足吾民爲草芥勢之倒植
至如臣者則葵藿迂儒力瑣撞莛豈得回天之力乎惟在廟堂

斎浸

諸賢至誠以感動之百窮戍卒必蹴之肉月請育兼賜之度者寳由於鎮將之非人而諸鎮之列碁布星羅安得人人而得其人以替之哉朝辭殿陛之下雖有攬轡之志暮至嶺海之外率多情態之異秖貽軀髋之羞侵長訕上之風將吳用監軍爲哉雖然列鎮之將無數而節鎮之帥有限誠擇節鎮之可堪其任者付以列鎮之望而使之廉其考課黜陟之典則開利之弊祛請而蘇息之計得矣刷丁籍簿之際欺瞞相尚而存亡死生之蔑實收緩之所以難也迫於期會而虛實有無之眩惑此急之所以難也雖然度寛猛之宜取緩急之中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閱實其罪則或於法而不赦如是則庶無二者之患矣法之久矣弊必生焉承認襲謬爲日已久事之則爲不遑先王

之慝而有悖亂紀度之漸治之則蕩懷舒惠解之意而有易啓朕民之近矣然膠柱難以鼓瑟易絃可以彈琴更張之術惟在夫去其太甚耳愚所謂從宜者此其大略也而請試言不世之長策焉蓋夫廉恥之衰也久矣悠悠風塵靡靡嬌俗清芬消歇淵渟横流是非易惑之心初若不存於涯分之内者苞苴絡繹於要津賄賂公行於白日相公之縺邊碧交於江頭秦隴之木迷何擁於海中高明之宦輪奐於都城膏腴之田徧滿於窮鄉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況於進退黜陟之際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者乎是以假銅墨者以分憂而何事而苛斂之是酷掊掠鎮者以國圍爲餘務而誅求之是苛浚其膏而刳其髓極於虎而羨於諂締結權貴之資宮室車馬之奉妻妾子孫之業一皆取

類

辦於凡期之内經歲勤動者啼飢於懸磬之蔀屋廬年荷役者呼寒於白雪之關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爲逋逃者之隣則徵他有屋者並作溝中之瘠矣殘孳恩薄不相保持而爲逃役逵族則遷徙有穀者並作翳桑之餓矣溪山巖谷非是樂土而去父母離親戚不得不已執御爲僕卑辱之甚而携子孫冒殺辭託於權門不得不已如是而民之日蹙矣之可縮愁無感哀者譬江水濁之而不濁河水澄之而不清非水性之有異其源使之然也朝廷者四方之源也大臣有不顧千駟之爲則小臣有懷魚之操大臣有不受四知之金則小臣有却錢之節爲今之計莫若嚴責白之有中贓污之法宅無樓臺而甚於國家之錯者則待之以不次而擢之以腆仕飯饒脫果而泯是憎被伴許

貴則寵之以三接而加之以重祿其有貪濫不饒專刻積貨者
則大而加以刑殺小而進諸四夷不惟廢其人而又禁其子孫
不惟罰其身而又錮其後裔取舍定於一人之心而好惡正於
一國之守賞罰明於朝廷之上而勸懲行於千里之外侯開伯
爵之風猶尚能興起於千百載之下況親承其身以是爲賞罰
不移衛之長漢之文帝以金錢愧張武之心而一時齊變彬彬
而出齊威王烹左右之譽阿大夫者而闔境震懼無能不盡
其情上之所示下必從甚焉者豈不信哉苟能如是則貪污之
人孰肯於中作而況有安居樂業之意亦有親上死長之心矣
日防範不必求乎甚嚴也罪令遵之不必徵之律救也亦可已
除軍之餘不須移也矣不爲僭竊亂之徒不須持也蒙其得同

奚遑慮也監軍之御史何必遣也硎丁之際豈有綫忽之難乎修辭之旨豈有更張之難乎愚於先生之問敢以迂淺之見粗叙其梗槩無乃闊於事情不適於用乎竊將終而復以仁之一字求正於左右堯舜帥天下以仁而無一人不獲其所三代得天下以仁而四海無捐瘠之患漢之文帝唐之太宗得仁之糟粕能致富庶之效人主一念之仁不仁實繫民休戚之所關實慈詳愷悌之心一萌於袵席之微而万民皆吾同胞也哀矜惻怛之意一形於宮庭之奧而四方皆在我闥也是惟不言無言而非仁聲之宣布是惟不令無令而非仁聲之流行夫豈有區天之不祚其澤者哉惟仁者能好惡仁人則所舉者無非仁人所錯者無非不仁之人故親民者知恤其民而民豈有血氣之

歟典兵者知愛其卒而卒豈有離叛之哉乎然豈可以聲音笑
貌為哉無是心而有是言則人不信也無是心而有是令則人
不從也必其實有是心然後疲癃殘疾者其亦庶乎其有瘳也

謹對

問治道云云

對愚聞天下古今之所欲者治而治本於道天下古今之所同
者道而道本於心以天下古今之所同為天下古今之所欲豈
有他哉亦曰存諸心而已愚之誦此言久矣今執事先生歷舉
古昔治忽之具欲與當今至治之盛其傷今思古之意藹然發
策之際愚雖蔚於大道伏主草而抱方丹歎周公之既沒者有
素其敢泰古東朱以孤明問竊謂天生蒸民無主乃亂故為之

君以出其治焉天下至廣君不能獨運故爲之臣以贊其治焉
然治之本在道外道而求治則非治也所謂道者其本源出於
天而其實體備於人以陰陽五行之理化生万物者天之有此
道也以健順五常之德化成万事者人之有此道也天有是道
故日月薄蝕之變而不變其高明之體人有是道故雖有
亡邪否塞之世而可以挽回至治是以時有古今而道無古今
世有前後而道無前後宇宙之不夜民生之不斷莫非此道之
功用也然道非有冥昏默之物初皆具於吾心而不可須臾離
焉外心而求道則非道也必其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致嚴於
操存省察之際戒懼而納之謹獨以精之置吾心於中和之域
則位天地育万物惟吾所欲爲耳然則有首物立極體元居正

夔　　盛

苟君不幸而亡此心而出其治乎有燮理陰陽黼黻皇猷之責
者其可亡此心而贊其治哉然臣無獨成之理古今天下寧有
其有臣而無君則君心者又億兆人心之本也以一己之心而
化天下之心以一己之道而隮天下之道可不懋哉可不懋哉
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以是道是心而究之則其君其臣莫
治莫亂豈有能違其精哉請因明問并及而陳之曰若稽古其
君有堯舜三王之聖其臣有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賢其治有
熙熙蕩蕩卓冠千古之休焉是以言君臣言至治者以斯爲聖
而稱之未嘗置喙焉曰漢曰唐曰宋君不如唐虞三代之君之
聖臣不如唐虞三代之臣之賢濛濛數千載之間小治大亂相
尋循不已者何哉將風氣日開世道漓而不復淳大樸日散人

心薄而不復厚雖所謂明君賢臣者出於其間而無可奈何者
復古之治耶嘗觀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
心以精一執中相授者堯舜之道也以建中建極相傳者三王
之道也堯之蕩蕩舜之業業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之不已武
之不貳者無非所以存此心也於變風動熙熙皞皞之治何莫
非此心此道爲之濬源也當昔之臣若作士典樂播穀敷教者
亦莫不以二帝之道爲道以二帝之心爲心而贊襄弼諧焉若
作阿衡相左右位冢宰宣風化者亦莫不以三王之道爲道以
三王之心爲心而納誨陳戒焉惟彼漢唐宋之爲君臣者道其
道而無唐虞三代君臣之道心其心而無唐虞三代君臣之心
其無唐虞三代之治吾無惑矣世道之漓人心之薄實係乎上

一人論之如何爲人上者有是道有是心則醇其漓厚其薄夫豈曰皇帝始能其復善於此者而論之則躬修玄默專務德化漢有其君勵精圖治力行仁義唐有其君仁厚立國心無私曲恭儉去下終始如一宋有其君皆可與有爲者也然而迹其治效後元貞觀之治不過富庶而已建隆慶曆之治止於小康而已則等爲漢唐宋之君而終不及於唐虞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有如是之君而又有如伊傅周召之臣置諸左右則隆古之治其可復耶嘗觀四君之所以爲心者黃老以溺之而術雜於伯功利以累之而惑禪於夷詐力得國而智謀御下優游不斷而致尚始終其治之不能追軌二帝接武三王無怪矣文帝信用賦斂纖嗇之徒而有一貫莊不能用太宗之所倚任者反君事

貫餘 而 亭

雖之人而蘊古以直見誅宋祖之所謂社稷臣者不過患得患失之鄙夫仁宗有韓范富歐之賢而不能不貳於夏竦晏殊之姦然則之四君者雖得耕莘樂道之築巖植鼎之倫思兼三王明聖偶王之流必不能用之以復隆古之治矣惟幸斯道不墜於地先岳之氣復全於濂洛之中真儒輩出卒啓王佐之才接洙泗淵源之統續孟氏不傳之緒然而終不能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何哉有如是之人而又有如禹湯文武之君在上而登庸之則不知事業之隆可與伊周提衡乎嘗觀諸賢之所以爲心者莫不以衛道之重自任而爲生民立極爲万世開太平也惜乎當時之所謂君者無好賢樂善之誠所謂臣者有妬賢嫉能之意故立於朝者正心誠意之學矛盾乎當世不能一日安其身

食於家者又謹於出處之義而潔其進退之分其如堯舜其君何哉然諸賢之道即伊傅周召之道也諸賢之心即伊傅周召之心也如使當時之君有拜言之悳立賢之湯克知灼見之文武魚水乎一堂風雲乎千載使其生平抱負有所施設於當世則微尚許大事業必有無愧於伊周矣恭惟我 國家自太祖肇造東夏創業垂統聖昭神穆繩繩相繼其間豈無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而奈之何都俞吁咈之風未著於廟堂之上比屋可封之俗不見於閭巷之間哉此愚生之於平日未嘗不扼腕而歎曰祖宗列聖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祖宗列聖之心即二帝三王之心也惜乎當時之保佐王室盡心憂國者有黃喜許稠數人而止耳未聞有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

所以事其君者賛揚祖宗列聖之治也嗟呼有是臣而無是君則不可以言治有是君而無是臣使吾東方之民不得優遊涵泳於不知帝力之天豈不痛哉方 聖上嗣服治化方新此正勉强行道大有爲之日也先儒有云西海有聖人出則其道同也其心同也東海有聖人出則其道同也其心同也心同故道同道同故治同然則欲同古之治者可不同古之道與心乎二帝邈矣而精一執中之道兢兢業業之心不隨二帝而陟方三王遠矣而建中建極之道孜孜栗栗不已不貳之心不從三王而賓天道堯舜之道而心堯舜之心則是亦堯舜而已道三王之道而心三王之心則是亦三王而已嗚呼今往何法非二帝三王乎今往何懲非漢唐宋乎大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聲色貨利

以汨此心宮室車馬以移此心便嬖近倖以撓此心讒淫邪僻以蔽此心而道之在我者梏亾而無餘矣誠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去己私之侵還其本然之善使動靜云爲莫不發於天理之公則道之在我者可以無不盡矣而禮樂敎化之燦然典章文物之秩然無非此心之推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正矣今之廟堂大臣有論道經邦之責者必皆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責之於己以堯舜禹湯文武期之於上將見陶斯世於熙皡躋斯民於壽域布衣愚生亦且爲道體流行中之一物矣何幸於吾身親見之哉若曰唐虞遠邈矣三代丘墟矣人心渝而不可古矣世道降而不可升矣絕意善治之復而甘心叔季之君臣則非愚生之所敢知也執事於篇終敎

曰諸生必有意於當世者將何術而致君澤民耶左
右以起愚生之感也古人云幼之所學壯之所行窮之所養達
之所施輔君澤民固丈夫一身分內事愚生十年之志亦不
在於高車駟馬而已則敢不以他日之所以行之施之者粗有
所揣摩於方寸間乎竊嘗嘐嘐然思古人之行而學古人之書
讀大學一部而知八目之道主於敬讀中庸一部而知九經之
道一於誠敬者所以存此心也誠者所以實此心也窮而在下
則以此敬而存吾之心以此誠而實吾之心達而在上則固將
推吾之所存者以存人之所不存推吾之所實者以實人之所
不實乎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所以盡爲臣之道者亦不過如
斯而已愚生異日堯吾君舜吾民亦將舉此而措之耳執事其

具槀

[illegible]而餒其不讓之責謹對

問聖賢氣像云云

對昧陋愚生索居土墓拾尚論無所用心竊嘗慕聖賢之氣像
恨古今之不古者有素今承明問如是其鄭重則安敢無一說
竊謂原於天理而俱於心者道也同其資品而形諸外者氣像
也理無不同資品有異故自非能進乎大而化之之域則其形
諸外者各有一般氣像為學者所以變其異而反其同也然學
有淺深高下之殊故道有精粗粹駁之別而有見於氣像者亦
有不一先儒云學要變化氣質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然則儒者事業莫大乎變化氣質而變化氣質之方亦
不過反諸心而已古之聖賢必其從事於格致誠正之功致嚴

於戒懼謹獨之間者無非所以存養此心以爲形於外之之地也有諸中者必形於外形於外者必本諸中可不懋哉可不懋哉請就明閒所及兩陳之吾夫子聖由天縱道冠百王衆理兼備泛應曲當同乎四時并明乎日月宜乎古人之以太和元氣之流行形容其氣像也沈潛純粹渣滓渾化此顏子之如和風慶雲也剛明睿智英氣發露此孟子之如泰山巖巖也聞夫子一貫之旨超三千而得其宗者曾子也古人雖不論其氣像之如何而敦厚質實之氣像亦得元氣之一端者也至如預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者其閒誾侃侃行行者氣像稽諸當時門人之所記亦可見矣嗟呼洙泗波寒鄒魯草蕪寥寥千載悠悠風塵有儒者氣像者幾何人哉其間如漢之董生潛心下帷

色

而究天人之學唐之韓公能排異端而濟天下之溺二公蓋庶幾乎有儒者氣像而其不能接武於古之聖賢者以其學不能深造乎道而本諸中者有未純故也宋德隆盛天啓文運五星聚奎眞儒輩出於濂洛關閩之中性德寬大規模廣濶比明道之如顔子也氣質方剛文理密察比伊川之如孟子也雖不可直以和風慶雲泰山巖巖比之而亦可彷彿乎顔子之純粹孟子之自任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命之妙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此考亭之所以折衷諸儒而雖不若孔子之金聲玉振亦可謂諸儒之大成也濂溪先生倡明道學接洙泗淵源之統續孟氏不傳之緒灑落胷襟金玉聲庄稱之者皆不容口則其人品之高可知而先儒有謂濂溪與明道大槩

玩

相類則其亦可比於顏子者歟正容謹節精思力踐如橫渠説心高明英豪蓋世如康節講明理欲辨析毫釐如南軒講貫該博如東萊推論德性如象山其以道鳴於世者可知而其所以講之於學得之於心容或有異則宜其氣像之有不同而考諸諸儒之論班班可見矣嗚呼聖賢之道雖曰如天也不可階而學之之方亦不有要仁爲四德之長故孔子言之仁義不可不對立故孟子兼言之性者人所受也命者天所賦也率是性而行之曰道行是道而有得曰德濂洛諸儒孜孜講明者以此而學者苟能從事於斯則做出聖賢氣像夫豈夐夐乎斯道不墜於地文運大開於東夏搢登鼓篋者皆知道學之可尚國家所以鼓舞振作者亦不愧於青莪之教育矣而湖南乃竹之於淇

澳馬之於冀北文教之興人物之盛視他道爲最冠章甫衣縫掖者孰不以斯道自任以待 聖上宵旰如渴之誠乎然不能存養於平宵則其何能應今日側席之求哉柰之何物衆地大孽芽其間有如徒事表襮而窺其中之所有則蔑如也有如身存才長則眼已空於儕輩其爲氣像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此愚生之所嘗寒心而宜乎勤訊事之問也此等氣像皆由於學之不明心之不正今執事有聖賢之學有聖賢之心而作師帥於此道固當推其學之明以明其不明推其心之正以正其不正則其於無數者之弊何有非但無數者之弊而體聖賢之氣像吾知自今日階矣執事於篇終云云尤有以起愚生之惑也愚之讀程朱之糟粕而未敢執鞭於程朱安敢盱衡於顔孟然聖

可學而能而心無古今之異則其敢以數子之所至者自處乎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者也狂簡愚生志與孟軻一般而庭短晷書不盡懷惟執事進而教之謹對

問事大交隣云云

對愚也素疏麤伏圭蓽雖居草澤之中竊有憂國之念國家當世之事未嘗不往來于懷今執事先生發策春闈特舉爲國之重事二者欲聞經世之說愚雖無似請以平日之所嘗揣摩者質諸左右竊謂易曰公用亨于天子蓋言大之不可不事也傳曰交隣國有道蓋言鄰之不可不交也其所以事之之道不過曰明問之所謂誠而變而通之當以禮其所以交之之道不過曰明問之所謂信而行而宜之當以義蓋以吾誠而事乎大則

大不得不以誠接乎我以吾信而交乎隣則彼不得不以信待乎我雖然誠以事乎大而大之所以接乎我者或不如我所以事之之道則吾當以天理之節文者變而通之使不戾於吾之誠信以交乎鄰而彼之所以待乎我者有不如我所以交之之道則吾當以人心之裁制者行而宜之使不虧於吾之信則明問二事有不足難處矣請因明問所及而陳之惟我大東服檀君神化之道遵箕子八條之敎號爲禮義之邦而見稱於華人者自三國以來世不絶焉然以言乎事大則事之不誠而每致上國之怒以言乎交鄰則交之不信而屢與戰攻之兵愚不知於斯二者得耶否耶其間雖粗有一二之可稱亦何足煩說耶逮至高麗始焉稱臣於宋而用其年號以遵爲無君之國流其

使於海島繫橐駞於橋下及遜寧西鄙之侵輒修朝聘於犬羊之國其可謂盡事大之義者乎且其構釁於倭終致入寇之患兵連禍結年年不解血流成川積骸爲丘至使國門之外盡爲賊藪則其可謂得交鄰之道乎恭惟我朝自　太祖開國以來恪守侯度終始不渝聘問之使冠蓋相望貢獻之物相屬於途則事之可謂盡其誠矣豺狼之性結之以仁蛇虺之心懷之以恩使价之通無阻委積之豐不替其交之可謂盡其信矣是以皇帝寵異之命每形於綸綍之降而眷待甚隆蠻夷率俾之心常著於土物之貢而向慕殊切果如明問所謂無可疑者矣然而尚有一二之事甚有所難處者銀鐵乃我國所産故前朝之時以是爲貢及其徵求太過則其弊遂使東方之民不聊其生

毒

我　朝惟是之懲遂請中朝代之以馬而又嚴爲之禁防潛相買賣於華人者輒置之重典而惟利是圖者不有邦憲恣行無忌以致華人明知我國之所産則雖欲諱之彼將不信豈不有乖於事大之誠乎此議者之有許令民間採銀利用不須固諱以欺上國之說也愚意以爲銀鐵雖我國之産而所産之地無幾若如議者所言則上國之責必如前朝之太甚而吾民無息肩之旹矣當申嚴其禁令使謀利之徒不得逞其所欲則彼雖明知我國之所産而亦知我國所産之不敷必不責其納貢矣荆州之産固非一物而所貢不過漆枲絺紵雍州之産固非一物而所貢不過球琳琅玕我國之貢闕一銀鐵烏害於事上之誠乎議者之說徒知事大之一於誠而不知變而通之是爲禮

朝

也惟彼日本居國東南誕爲我隣自祖宗之祖航海投款往來
相繼頃者島夷不恭侵我跳梁城雖不陷城外之民太半危亡
朝廷以此纔加德之島絕往來之路而不許其歲遣之船雖其
國三使臣之來亦不從其請似有虧於交鄰之道也此議者之
有倭奴請和宜即許之不可開路以生邊釁之說也愚意以爲
倭奴不恭之罪雖聲旅陳師以示赫怒之威擣巢覆穴使之靡
有孑遺亦未嘗不可議者之說愚未知其可也況吾未嘗失信
於彼而彼自背吾之信者乎然王者之於夷狄亦當治之以不
治來者不拒往者不追彼若請之甚哀又盡斬倭我邊鄙之人
而來歸則在王者無外之心所當天地以包之河海以容之聽
其自新之路也如彼之求和不甚哀而遽如議者之所云則是

徒知交之一於義而不知行而宜之之義也然彼之鋒刃淬礪甲胄堅厚而我國之兵甲不與焉操舟欵忽往來如飛而我國之水卒莫當焉彼將含怨蓄憤擧踵引頸一朝乘吾之便則誠如執事之所慮也誠使吾之兵甲繕治而常完水卒肄習而常銳則區區蕞爾之倭寇何足畏哉執事之所問雖皆當今之重事而倭寇者實當今之大患敢爲執事姑畢其說焉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書曰詰爾戎兵執事其亦動念於斯焉謹對

序

代圭菴宋相公麟壽赴　皇京序 甲辰

昔濯纓子金馹孫送李仲雍穆赴京序曰中國有人外國未嘗不知之也宋史稱高麗使問楊龜山先生無恙否此其驗也今國

使頃背相望而不得有聞何耶濂洛一泒自仁山金履祥東陽許謙
以來雖學有淺深固未嘗絶也豈有之而國人之往心有所外
耶不遑問耶僕昔年到京師切切求有道之士而一解隔方之
惑卒未見忽忽將還因伴送劉鋮得禮部程貟外愈求學焉程
以手撰集小學及晦翁書一帖與之觀其序述抑其人也又曰
大抵中朝之在位者練於外交在野者非卒卒道路街市上所
易尋我雖求道之切彼之際接甚阻艱合然也自古太學道德
之士多出於伊洛江浙之地燕乃一塞之地也宜無所見然京
師四方之都會列於上者必多有其人只恨視爲鄙夫也聖賢
之道布在方策無内外之殊不待人而可擧然師友淵源豈可
謂無助前代帝王度廓無外四夷子弟皆許入學國人前後所

得於中原文獻亦多惜乎今不然也予之此行求道而止耳求之以誠必有所益希春讀而謂然歎曰濯纓子可謂好學之士也不然何其見之高而求之篤耶又以恨夫後來赴京使臣不知幾而莫能繼其志而遂其願也閣下勉書劇嗜炙見懇逾探湯其好善也汲汲然飢者之思食其尚德也皇皇焉渴夫之求飲趨向正造詣純豈所謂好學而知味者耶觀閣之日其亦思其所當問者乎泊河者不可以不知河之源學道者不可以不知道之統緒閣下好學則至無於道之統緒亦嘗淵考而默識之乎夫濂洛關閩以上雖斷續不一而以某人為正宗以某人為旁支則判然無可疑矣考亭一出大明孔孟周程之道而主盟斯世示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英材之作繼繼繩繩道

統之傳於斯爲盛然流濟同源江漢異派同出於翁者各自爲統歧而爲兩三今人不能無疑今且以中原文籍考之性理大全以許魯齋衡吳臨川澄爲紹紫陽之遺緒而不載夫何文定基王魯齋柏金仁山許東陽之世嫡伊洛淵源續錄則直以何文定王文憲柏爲承統而以許吳爲聖門之罪人取乙者舍甲宗甲者攻乙此皆偏辭非公論也又嘗以竹窩余氏宗海十九史略考之直以朱氏公遷爲朱子之正統而不數其他於東陽之卒且猶略之亦豈無偏見之失乎獨惟張光啓通鑑節要續編以朱公遷許魯齋爲服行朱子之道吳臨川爲貉陸氏之學而以何文定王魯齋金仁山許東陽爲朱子正傳此則異乎數子者之撰矣竊嘗妄議魯齋許衡之德行臨川之學問固可謂得斯

陽之道爲正傳之眞矣然考其傳授察其造詣或未能造乎至深至微之域而一時形容其實者或未深造聖賢之奥而知德之士如胡氏居仁則以爲惜其未能深造惜其力行未能終其所學則其於紫陽之傳不敢決然以爲孔氏之鄒孟也而宋氏公濂所從私淑者饒雙峯魯而雙峯之學亦鑿破碎多背朱旨朱子則愚未知果得於正宗者乎若何文正王魯齋金仁山則其傳明而純其學精而深至東陽而益著潛溪張先生啓所載義烏黃氏溍之言曰文定文獻文安金履祥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爲朱子之傳而適文懿許公謙出於三先生之鄉以克任其承傳之重三先生之學卒以大顯于世朱子之夫主許公而益尊歷選元明諸儒論述道統之語未有如是

陽辛汸

睟

之所難而懷麓堂李東陽之編通鑑纂要也亦以是爲宗矣東
陽許謙同以後源源不絶識有如濯纓子所言者而其人應在大
江以南之地而今不知矣雖地之相去千有餘里不得承拜盍之
容獲覩感之益然聞其名而想其風不亦少慰景仰之心乎顧
閤下至誠以訪之得其人而識其統作東陽以後傳授之圖俾
采以曉陸長東南不知伯淳之徒豈不畏哉道統之傳非若人
模武備之比　中朝人士録示外人亦無所嫌抑又有兩錄宋
子之後得傳者甚衆眞西山德秀具體用之學許魯齋收小學之
功眞知實踐如朱金華謙卓識獨見如劉靜修因既皆章章然
爲人所知而載於史書後之學者得以考其德業之盛獨惟雲
峰胡氏炳學問高深而蔑蔑無聞其亦可怪也已雲峰之學現

於四書通者至微至細發於感興詩通者極精極邃眞晦菴所謂精義造細微源極微者而大明初所修元史不爲立傳只附於胡方平（玉齋）傳中胡數學儒也一桂（雙湖）其子固宜并附雲峯與新安陳氏（櫟）乃附於其下而雲峯事載之甚略只謂研窮朱子所著之書而於四書用功尤深而已至登張光啓之節要續編李東陽之通鑑纂要皆闕然不錄余皆不知其何以爲說也尚論之難尚矣明於此者蔽於彼得其一者遺其二嘗讀吳臨川論尊德性曰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每廢卷而歎其者之不詳言之之易也北溪之學凍解冰釋發於天機洞見條緒而恬退自守豈可與專事講說穿鑿破碎之徒同科而斷

臧

又豈可與記誦俗學同年而語哉若論其自守之篤所立之高
雖臨川恐未可少之也胡雲峰之學問不彰與臨川之評論過
中亦窮理中所當審問者也若遇知學之士并以質之如何伏
惟思道儒姓名之得聞念濯纓求道之餘誠且解愚生管見之
惑不勝幸甚

箴

有備無患箴

噫嘻萬事不豫則廢相蟻有穴先濚而閉維鳥有巢未雨綢繆
矧伊人矣盍藏厥謀儆在無虞圖貴不見前事而定愚夫不眩
害至而防哲人難功居山固藩宅都峻墉控搏其窮匹夫則然
況有民社其敢忽猜是制是保未亂未危動必惟終作斯謀始

備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備當奚先所重惟食民既殄瘁賑無奇策
思艱圖易何患捐瘠簡器修政人自生生稱孰爲大其不在兵
講閱無素其奈倉卒張皇其師設險以守隙無可乘其誰敢侮
惟我大東金甌無釁擁金圍湯卒鍊將選平陂迭代禍生所忽
狃安不戒島夷稷德廟算先定狼烟自熄然在廟朝益曰儆哉
漆室有憂藜藿多懷毋曰太康常戒覆隍毋曰盤石恒繫苞桑
濟不棄禦霜凌冰至詰告前旋越自執事

鑽核箴

覆載至公生物不測雨露無私百果滋植草木無心生不擇地
惟人有慾物物交累橘或爲奴梅亦見貨猶全其穀厥種可播

有李鑽核鄙哉我也身爲晉相財不患寡惟是褊心塵生甕盎
庭前有李其實之美異道傍品殊井上味奇貨可居溉根以俟
蕃衍盈枝嚴霜欲爛匪薦冰盤有私龍斷怕人易種利或不專
牙籌算頭發一油然利錐入核殘厥生意隨手罔市貨總于己
彼其之子亦已太甚并數山王論議不當才如周公尚不足觀
矧茲瑣鄙賈豎羞班物我雖間同具此仁我物之性是賊吾身
木生我家乃木之病我在晉朝缺不兢滔滔後世慾浪漫空交
征不厭口實是從拔園中葵反以爲癡去偷棗婦人或有疑缺
花如雪缺不懇焉〔龍風之日責有所歸〕竹林清遊辜負當年鑽堅吾徒盡防利源敢
與蚩刑選罪九原

祭文

祭尹慶山威彥文

嗚呼哀哉彼蒼何爲俾哲人萎士失攷德國虧楷疑瑚璉之器冰蘗之資佐王之才適用之學百未展一鸞棲于棘弱冠採芹獻御心惻　龍潛在淵蒙養克端既經克顯功邁甘盤今其即世　宸悼安磬恩洽榮哀是之謂稱顧余薄劣披霧類林廿載離合千里關心雷封嶺外麻懷好音聞惱二豎見驚素軒野鶴扶櫬究奉儀刑虔拈辦香難度格思納納乾坤莫容我悲

祭吳舍人子強僥文

扶輿鍾淑勃興南服恃守之確乃立於獨負擔渠隱括刃陷老孟晉慥慥克波所造樂善有誠誨人不倦從事於斯語聞人見歷敭朝著棟廈舟川論思諷議輿望不僭鶚在秋天衆目或仄

固

擺身勇退斂載家食天胡不憖遽萎此哲痛悼側席士夫攸
德顧余倀倀冥行擿埴蒿倚長松蔗貞麗澤荒落初度敦群桂
籍蘭言金心相視莫逆溪堂之話梅邊之酌音容如昨幽明永
隔万金有產鸞時鶴挺首未勝經筆能扛鼎一瓣香殘山陽笛
咽悵悄新軒空樑落月茫茫天地我懷如割

祭奇高峯大升文 光州牧使時○二

先生之存道則與俱少我六歲聞道先吾禍雖同釋我敬作模
永擬麗澤天俾我孤十載欽想尚守迷塗叨牧茲壤愧茲懸珠
考德無所莫醫民瘼祠宇有赫偵德斯訏鶴在雞群足慰吾徒
高山追仰縫披雲趨不見不聞情欣則孚略酹一酌庶歆盈盂
天上洪爐帝鑄丈夫爲精光岳洵美且都道不欲墜文豈宜喪

有

瑞石巖巖摺紳所仰胷中今古筆底雲烟眼豁宇宙直視無前
立脚既定所造卓犖歷敭施措允蹈所學論道獻替敷奏該浹
陶丘之翁德義相合剖析畫妙交揮鴻筆研幾極深操戈入室
隨世俯仰是公所恥勇退求志實惟雅意大度之林儒林之宗
何物二竪敢肆厥兇忍萎此哲彼蒼茫茫與化翱翔公無存亡
殉身以没吾道何託九重知渴無復而膺缺所有徒孰爲誘掖
顧余倥傯夙忝莫逆公年後我向道明先甫屢遭蓄採許膺達
稽經討史應叩無寵缺策年是同知作之會道王資通我實儲
紱義荷戴顧公乃缺不遺譾懦自擬蓬蒿寄託麻松那知此日
遼陽儀刑爲公爲私淚灑滄濱職事有缺空未遑並龍草宿
○懷范張昔日舉觴累十相屬今缺爵缺幽明雖隔不昧者心

遠風甫態齋鮮不欽

祭李監司仲虎文

扶輿鍾淑蟬聯毓慶天其篤生允全其命儀德之鳳瑞世之麟肫肫其仁醇乎又醇歷歇朝著手加人頓論思議康職無闕分憂宣化游刃恢恢于門有伉謝樹儀環蓮桂嬋娟簪笏盈庭之客万石遽奠两楹失鑑　宸衷百身與情桙振巨川舟藏夜壑閔余朱愚於何考德困敦之榜猥廁顯昂蓬倚麻直鵠覩鵬翮式至今日實賴提挈木稼斯函儀刑永隔忍看華屋月滿空梁昔者園藥無慈酹一盃格離度思茫茫天地莫容我悲

祭文黃海都事時

於維先正啓我後人系赫蟬聯簇拔搢紳寵隆戚晚心存卑牧

褒

車雲馬水非我息存賛攘熙載柱石五朝稽疑考德蓍龜百僚
闢晝尉蕃延秋夜開不有君子孰孼日積攘夷匪躬茅土宜奬
天旋地轉宣力是仗賊臣犯蹕陛戟星散挺然獨立一箇斷斷
雖謫矯命理難違死結纓取義俯仰何恥確乎其能凜乎其風
事貫汗青芳播無窮種德既豐措笏滿床振振幹蠱缺承義方
自州西麓王樹依瘞有子若孫痛洩于隧居人起敬行旅追慕
廿紀于今斧屋猶古眇余小子亦忝後裔述襲無一袷蔕茇來憩
情異拜郭霜露可傷誠切如在爲蒿未亾敢將菲薄高山是仰
遺風爾然庶幾肸蠁

祭曺南冥植文 咸陽郡守時

卓乎其姿超然其識道尋墜緒德薰瀉俗雖膏不食貴乎郎園

中閫外肆雲轟颺褰隱非長往憂時抗疏累朝側席勉乘蒲車
靈龜爲捨幽貞永卜望門負擔飲河充腹憤世談務劍鋒差差
何物二豎俾哲人萎天之何爲秘少微光地胡呈妖木稼斯忙
顧余薄劣高山是仰亟承緒論耳存遺響已乎觀化吾道疇依
臨風長慟非但爲私

祭梁松川應鼎文

先生崛起於南服兮卓乎趣等夷而立於獨嗟余雖伏而索居
兮恨未得接檀宇而資麗澤先生巍然爲庚子二百之魁兮余
幸得齒犀彥而崩厥角取科第若摘髭拾芥兮佳譽熀耀乎多
士再攀仙桂折得最高之枝兮乃先生之餘事歷翰苑而上玉
堂兮嚴袞鉞而彈論思亦嘗從瞿圃之舊事兮矢庚不愆於井

儀西北門鎖鑰之以庠兮幕中之評當寵以崑巔之截肪是宜
九遷而三接兮柰何一炎而十凉迪簡兮心西周人皆脉天機
而觀驪黃把一麾而蘇殘醫瘼兮于淳于光于晉于慶皆作桐
鄉万里專對乎上國兮飲延吳之觀聽悴其稅稅記覽之强兮
循循誘掖之誠桑榆之年尚不倦兮飲河之腹皆得盈嘗辱一
言之譽于絲粟兮申之以砌括礪鏃時屬觴而吐款兮未嘗不
敷其心腹目駭景陽之綵錦兮耳悅彥輔之霏屑雖事業功名
之差池兮諒塤唱篪和之如貫自揣搶揄之翺翔兮跂望扶搖
乎汗漫前春一造乎廬下兮斬焉在衰絰之中覩欒欒之戚容
兮實出於因心則友之淚東擬將軼聃而跨鏗兮詎意二竪之來
嬰惟辭氣不減於曩昔兮謂是神明之所扶持竟一疾之不

嗟兮痛矣老蒼之無知來五百兮何遲去六旬兮何速豈王樓之重建兮抑修文之或闕耳順之年不爲夭兮較其仁則是促二品之官亦云顯兮揆厥德則豈達蘭無香兮鶴無聲余小子將何考德想平素襟抱之恢廓兮視存亡其必夷與天地周流而觀大化兮先生不悲我獨悲樹欲靜而風不止兮大連小連兮何居拈瓣香兮瀝清觴神之格兮庶可以度先生之簡不可以爲文兮聊以告余哀臆

無等山祈雨祭文 光州牧使時乙三

天莫峻極尊無與等作望州治卓聳高擬惟 神有儼羣靈駿奔龍驟時馭上款天門祇承帝命澤我生民仰之可敬樂之斯仁仁覆者天學天是山默贊大造 神握其關曰暘曰雨惟意

旹若有求卽應桴鼓斯捷今胡庀膏瘨我以旱大地成爐汚邪
亦暵秧未抽土麥難受明晝瘁卒痒望觖西成曾顲微衷惠以
靄霂雖戒破塊恨未優渥久歛神功偕陽恒燠元元嗷嗷神若
不聞職忝分憂心切如焚神其眷我甘霔是傾雷轍燁熠雷車
轟訇玉麻縱橫銀竹交加不必焚尫豈須刑鵝亟沾驛厤拜賜
卽多變雲漢詠爲擊壤歌民情胥悅天心載寧螺髻新沐光生
翠屛拄笏靜觀排闥送青賽事可緩祀秩當隆虔頌盛德永世
無窮
猗歟神德展也難名功參造化澤潤群生時乎潛矣望切蘇槁
或躍玄間万象斯覩曰暘曰雨允均其權惟豐惟歉主張是蕲
木老火柔甘霔斯需人感玄佑歌頌瀸瀸惠胡不卒使我心瘨

若火燎原何草不玄聖上體元普化無邊庶明勵翼燮理同營
今茲之旱誰任其咎顧余薄劣來牧茲土立視其死其可忍情
亟鞭雷車速加雲軿款上帝扉鈌下民憂傾倒天瓢決我田疇
驅除虐魃鼓舞商羊反此滌滌變成穰穰年熟致賽其可虛徐
處毋毋悰庶幾諒余
山之尊鎮南服名無等不虛得神之嚴維瑞石蓄精佑澤万物
觸膚寸雨千里仁所衆德普施今茲旱前所罕丘呱病王食旰
疇坼龜隱揚塵不後先丁我辰收無狀民何辜寧罪我民可赦
將菲薄敷心腸起陰噐舞商羊雷公奮電母讙箴初鈌飄隨傾
反覆頃作歌聲民胥悅天亦喜守何爲但拜賜勿拄看鈌意思
賽神功垂萬祀

上梁文

靈光鄉校上梁文

學校爲風化之源當急出治之先務教養係藏修之所丕恢作人之宏規豈意積廢之餘獲覩輪奐之美竊念斯文之興廢實關吾道之盛衰立極繼天百王相承而迭作建官設學三代寔備而共因改俗之所由淳彝倫之賴以叙猗歟夫子之天縱展也群聖之大成冠百世而爲師自生民而未有東西南北雖道大莫容於一時刪定贊修信德厚而光於万禩是宜廟貌之有赫通觀享事之或虔從事四勿之功顏氏殆幾於化獲聞一貫之旨曾子獨得其宗教明於聖孫一部之言理存於鄒書七篇之訓有登四科而迪哲或通六藝而升堂倡絶學而闡幽喜濂

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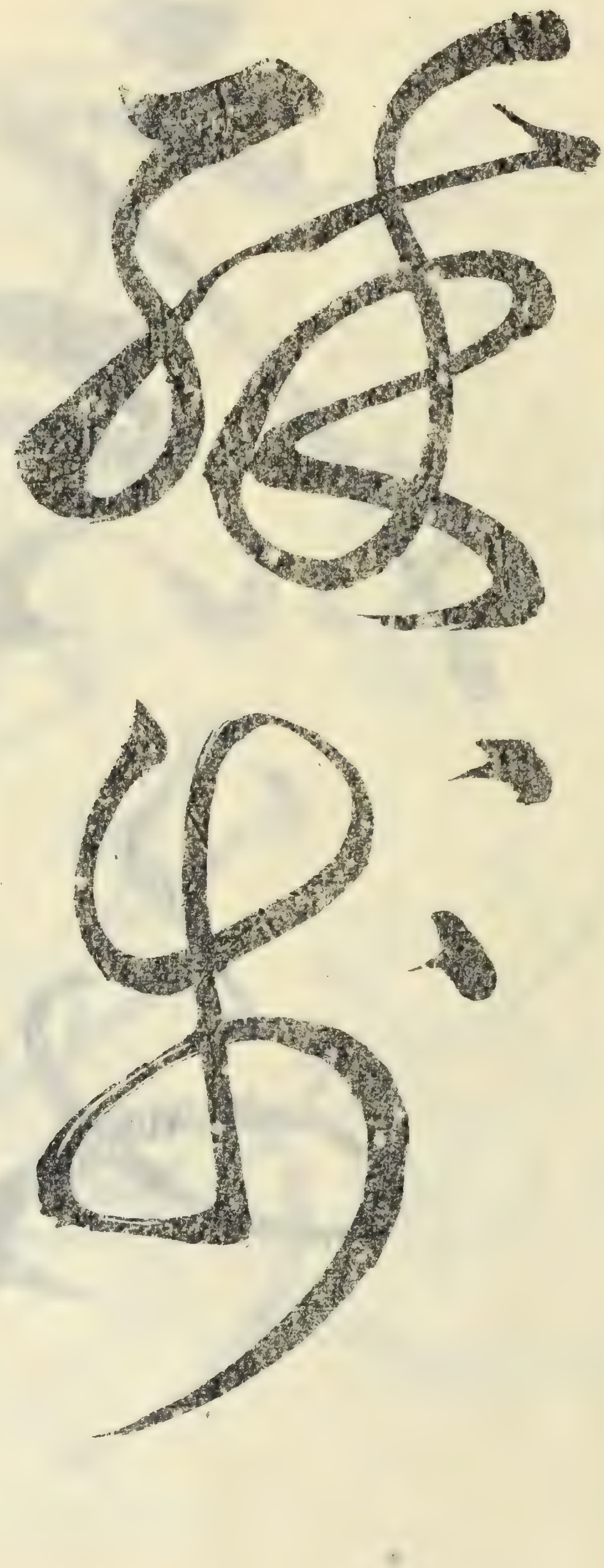
溪之崛起尋墜緒而接統偉河南之孰與伊橫渠有得於精思剏考亭折衷於諸子道之東也久矣名於世者有馬弘儒之誘掖多方當時士子翕然定文昌之識趣超衆中朝學者莫之先竹溪端雅而尚賢圃隱忠正而明理其從與享而無斁我祀孔明而莫愆嗟吾郡僻在海隅雖曰壤地褊小寔學徒最繁湖右頗稱鄒魯文明高黌舍草創於前孰刱度增飾於後庭廡偪側有礙膚敏之駿奔殿宇陂陁難安爲蒿之如在切磋琢磨之非其地陟降肸蠁之豈能安事當遷其新圖理難仍夫舊貫嘗患嬪堙而老於斯 率多因循而重其遷天佑一方庶哉後惠然來止陳觀百廢使斯民顒若望之以扶植斯道爲務要匡直輔翼之盡其道以作新人材爲己任鼓舞啓發之殫厥心若在潮之

邑黎邁從來之無擇慨歎庠事之缺叵耐上雨旁風幸觀鼎新
之營濬發天慳地秘究于理而戳協稽諸卜而允臧埋没叢林
之幾年遭遇著蔵於此日奄錦窗沓筆見簾遠堂高壓鐘風斤
忽驚翬飛鳥革工從運權度之妙匠石效斵削之精子來者勿
亟而獻誠游手者丕作而趨命跼淚絶官道之埃墟間曠遠市
廛之喧囂齊齊枚枚前聖後賢之攸宇元元本本大雅宏達之
窩群凡群賤焉纓高冠疇不欣然有喜色游焉息焉之得其所
赫兮喧兮之攝其儀觸數仞墻可見宮廟之有侐頃丞丈席庶
忘鑽仰之窩勞兹將燕賀之悰敢助虹梁之擧拋梁東澗水循
除響筑篚混混盈科源叟活應知洙泗遠相通拋梁西微茫洋
海接青蒼乘桴當日欲居意要遣笲疇敘不遂拋梁南澄觀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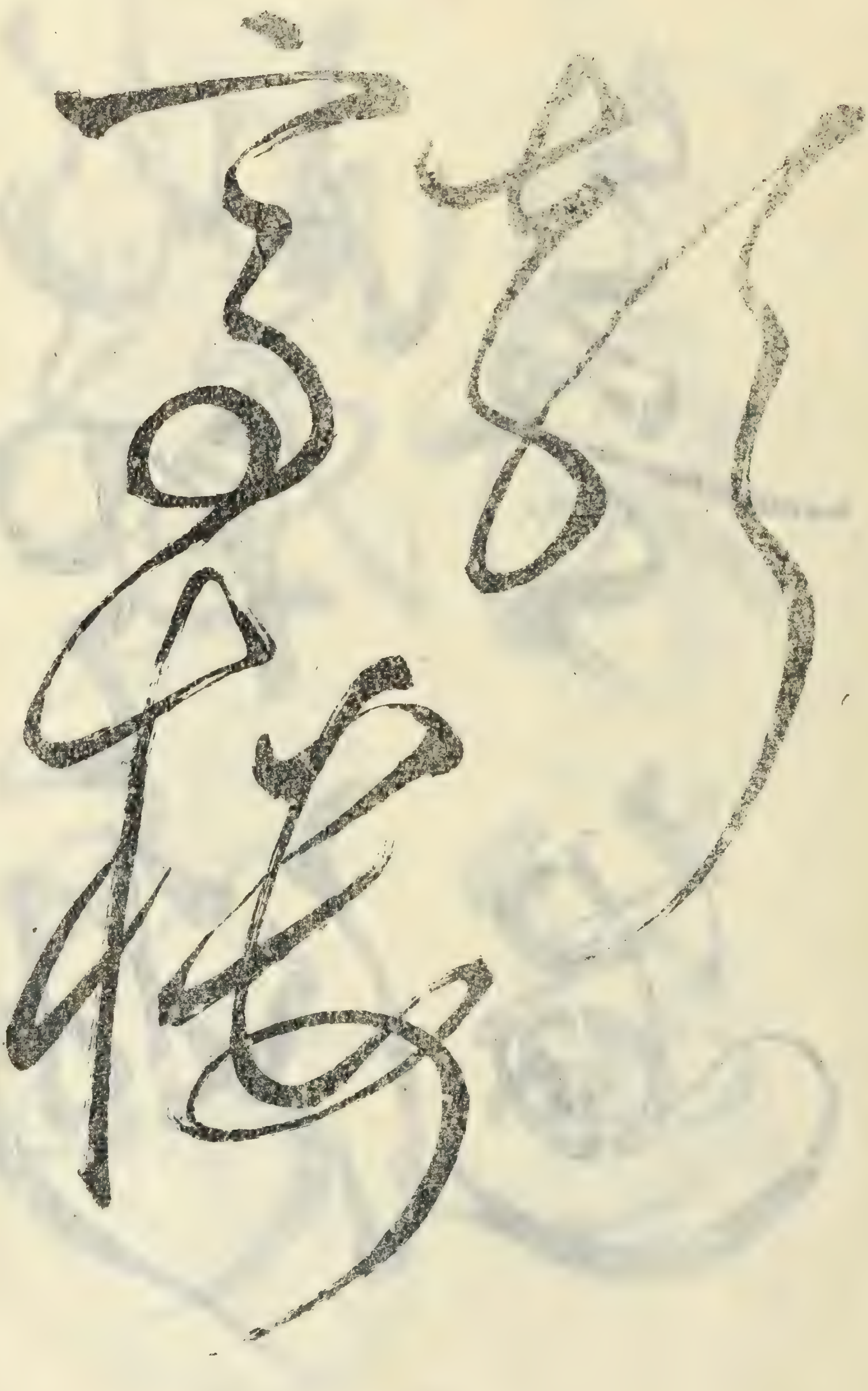
迊草氈毹當年梵唄消磨盡此日絃歌樂不堪拋梁北群峰羨
翠爭環翼誰云千載泰山顏景仰羮墻瞻聖德拋樑上玄天無
語但垂象日星高揭古今明夫子文章真可做拋梁下縫掖恰
承旨雨化藹藹能教道脉長賓興他日皆王佐伏願上樑之後
山川擁精佑之蓄日月呈休明之祥扶持元氣於邦家蘊爲席
珍積王培植隂棟於宇宙用作商楫周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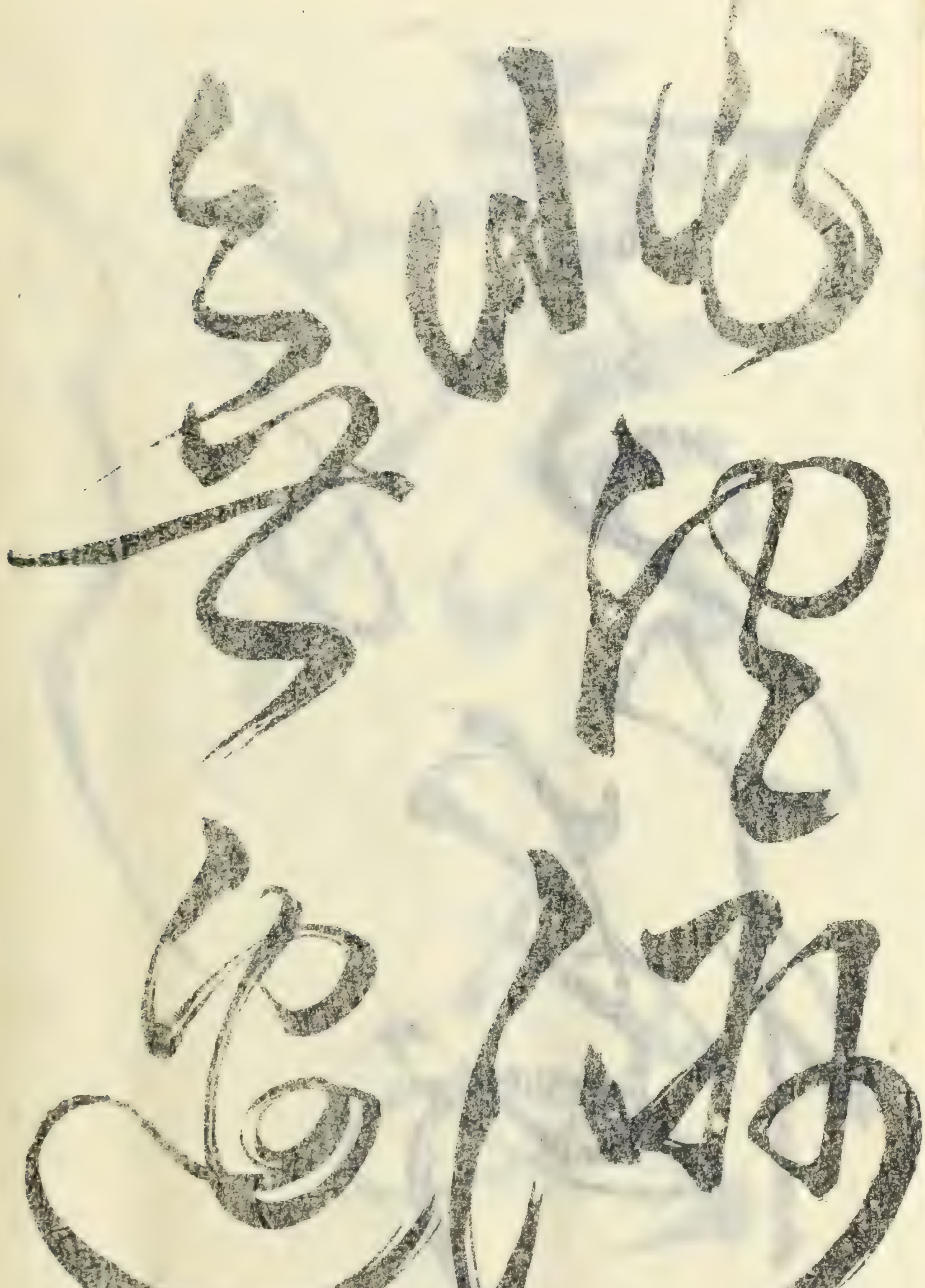
竹谷先生文集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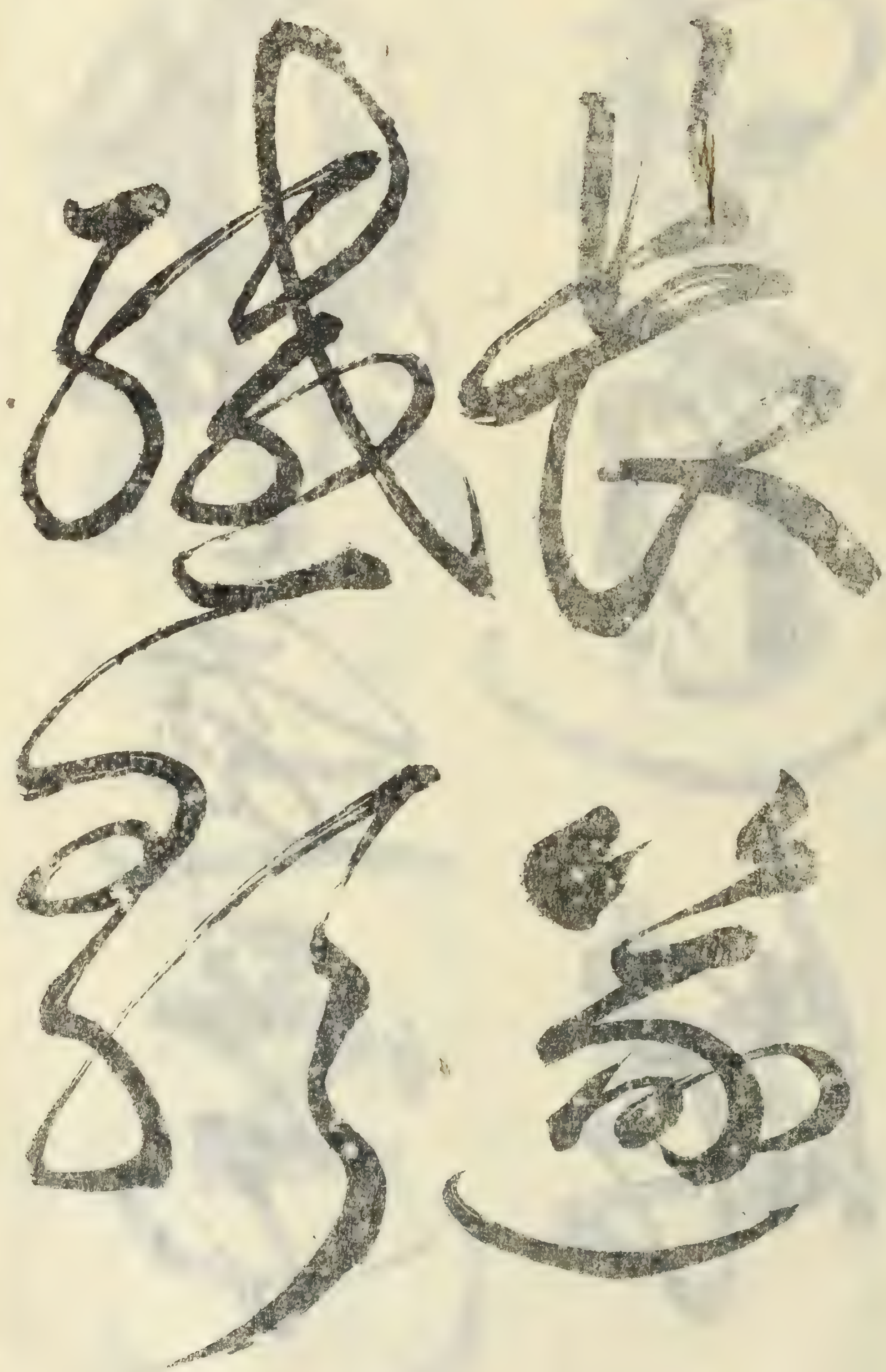
遺墨



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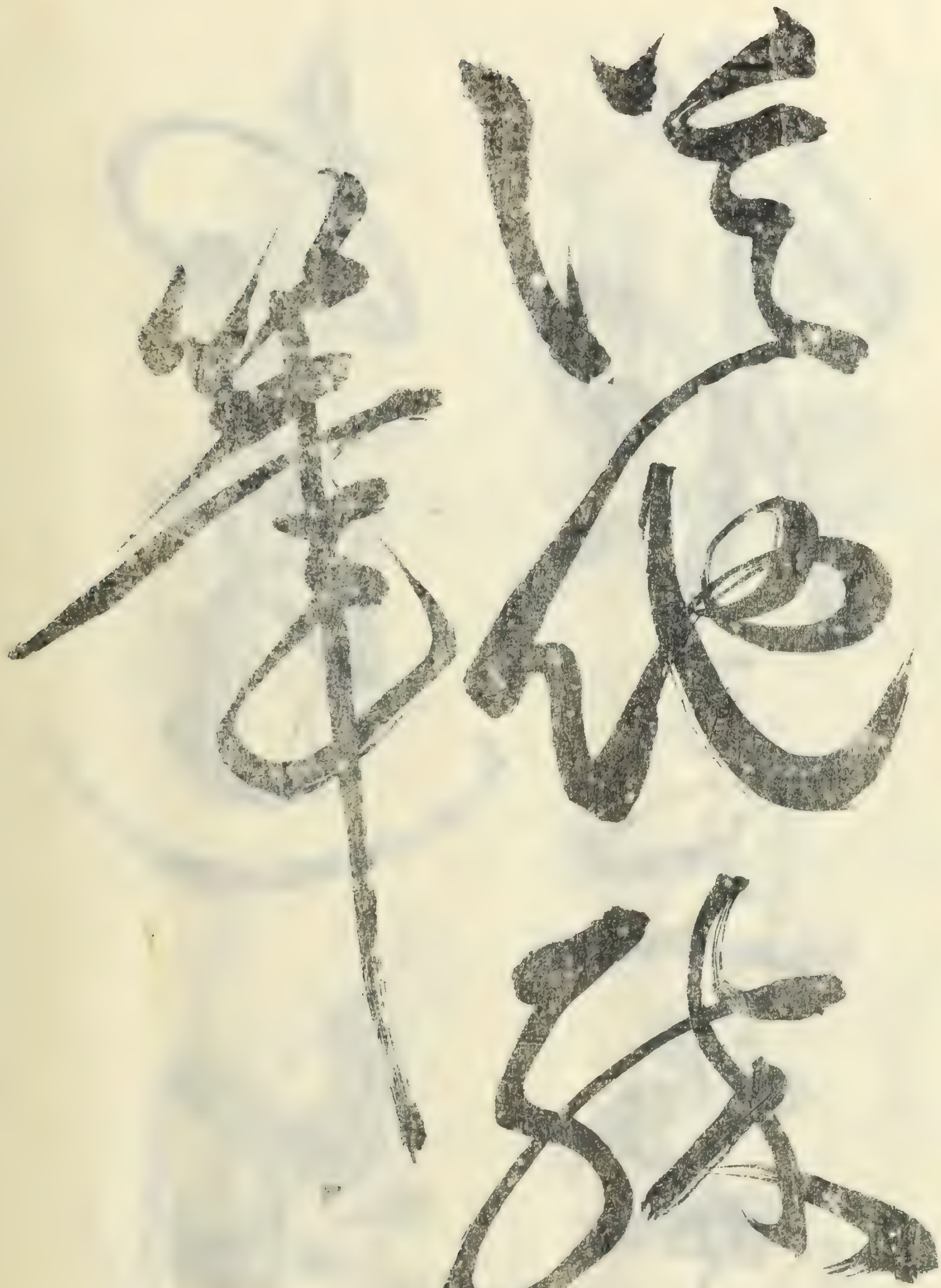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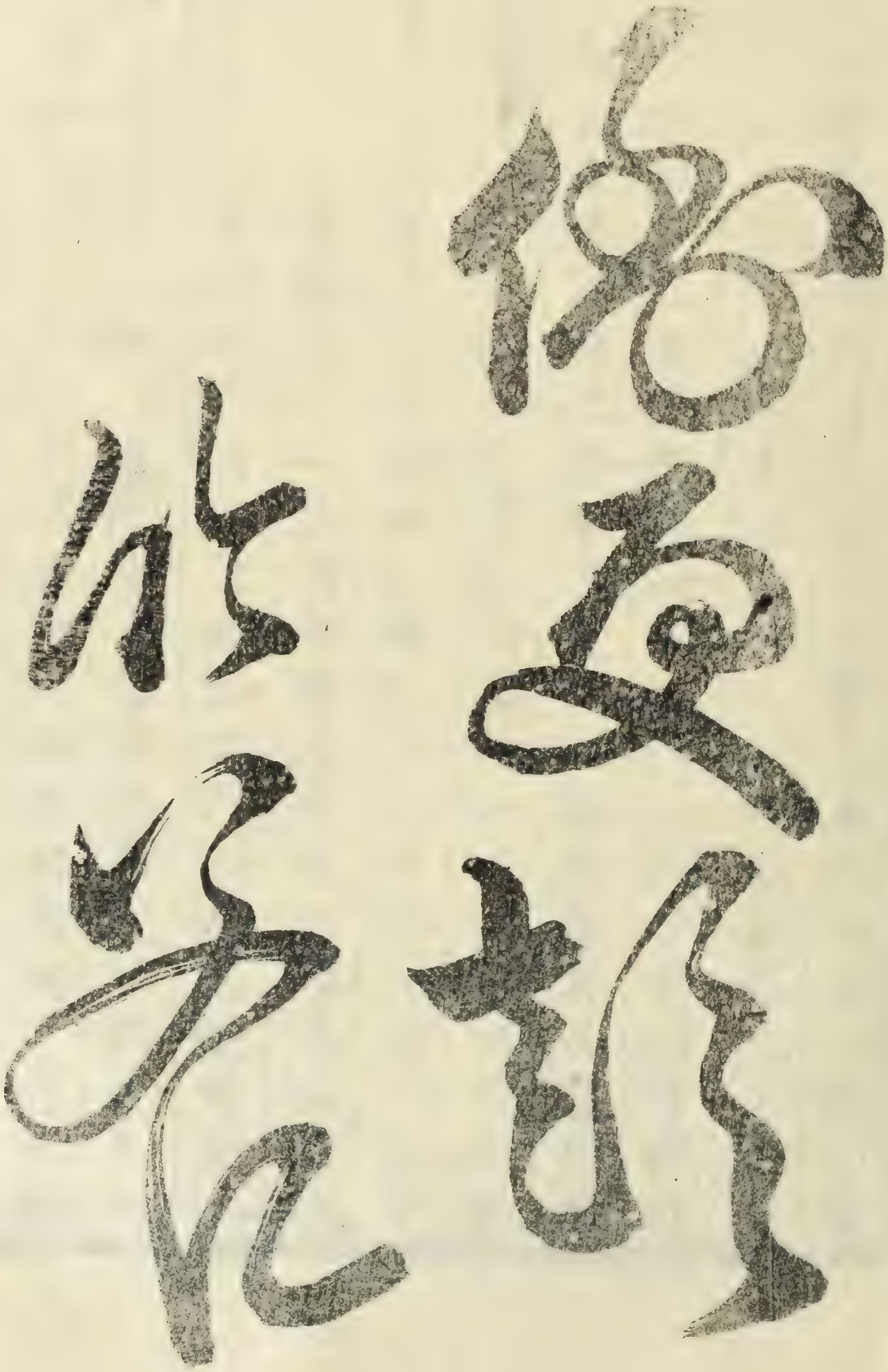




聽無邊
青眼

過之
衣云





爲孛此竹谷李先生遺墨也前此十數年有人示余一帖子皆
古名流筆而先生亦居焉景慕既久之餘忻然如遇先生於百
千載之下莊玩不已亟爲移摹而藏之後乃歸于吾壻李載斗
盖載斗爲先生後孫故也今李氏重刊先生文集并及遺墨徵
余一言余惟詞章小藝也字畫視詞章尤小也亦可以因而觀
其大者耳盖此筆是先生醉裡率爾之作非有意於法門手勢
宛轉游戲自有鸞飄鳳泊之象詩亦爛漫豪爽可想其任眞絶
機之趣不有文章輪囷於胷中筆精容與於指端惡能若是也
論者謂先生學趙孟頫書孟頫書余嘗病其囿於嫵媚先生此
作出於醉興陶陶任其馳驟故無所謂嫵媚之病洵可貴也雖
然先生豈可以字畫論之哉盖先生之大者實有存焉有其大

故小者亦見重於人有如此凡百君子宜先學其大者哉所謂
大者即原集是也
辛卯重陽節壺山宋基冕跋

月峯印刊